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4nB295

學佛考訓

清 淨挺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梵述
  - 燈餘
  - 華雨
  - 蓮宗
  - 慈航
  - 世辟
  - 儒流
  - 慧業
  - 玉卮
  - 稗乘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  - 6
  - 7
  - 8
  - 9
  - 10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學佛考訓序

讀書難，讀佛書尤難。不博通，不旁覽，遂呶呶于是非得失之間，蓋鮮有合也。俍亭和尚于學無不窺，著書滿家，已卓卓自命矣。雖然，猶有慮今所稱禪學者，皆闇於綠字赤文者也。經生之家，守其師說，又不習禪典，奈何？於是取三古以來、百世而上華梵語言及其行事，探逸集微，判為十部，碎金積玉，一無所遺。大要足以贊空王、延慧命、扶庶類、正人倫，一覽之間，儒佛畢備矣。俍和尚之心，何其廣且大也! 息波道人見而善之，充厥篇章，更為詮次，用投貝葉之林，將補貫華之義。余歡喜踊躍，敬題其首。
康熙九年佛誕日，禹航同學弟嚴沆拜書。
學佛考訓卷一

錢唐俍亭和尚淨挺緝

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訂

梵述

《周書異紀》，首讖金人；竺國高僧，共傳碧眼。聿尋康會之班，為徵華梵之合。
《輟耕錄》云：「京師栴檀像頗著靈異，故老相傳，其像四體無所倚著，人君有道，則至其國。」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亦云：「佛升叨利天為母說法，優填國王乃刻栴檀為像，蓋目連以神力捏三十二匠升叨利，諦觀相好乃成也。及佛來歸，栴檀步空向佛作禮，佛為摩頂授記曰：『 我滅度後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。』繇是從西土至龜茲，入涼州，抵長安、江南、汴梁，北至燕京，居聖安寺。自優填造像至延祐丙辰，凡二千二百有七年，屢著神異。」
《周書異記》云：「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，天沸星出，不雲而雨，山吼波逆，塵剎大震，暴風忽起，西方有白虹十二道，南北通過，此時佛涅槃也。」涅槃在跋提河畔娑羅林中。
四明阿育王塔，晉太康三年，從地湧出露盤五層，中懸小鐘，舍利綴於鐘下，圓轉不定，或作葡萄色，或如金蓮花，或如車輪，五色變幻，光彩映人，非常有也。按《釋鑑》，周共和九年，東天竺國阿育王，盡收西域諸塔，及龍宮舍利，夜役鬼神，碎七寶末，造八萬四千寶塔，命耶舍尊者，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，一光盡處，安置一塔，遍娑婆界。在此震旦國者，一十九所，四明其一也。

《佛國記》云：「摩竭提國是阿育王所治，城中宮殿皆鬼神作，非世所造。」
《佛國記》云：「那竭國城東北有佛錫杖，牛頭栴檀所成，長丈六七許，正復千百人舉不能動。」
《廣弘明集》云：「瑜珈之建寶塔，百鬼助以日工；雀離之起浮圖，四王扶其夜力。」按雀離塔在健馱國，高七十丈，周三百步。王修浮圖，工木既訖，有鐵柱無能上者。王乃燒香散花，感四王天來助，一舉便到。塔內事物，咸是金玉。旭日始開，則金盤晃朗；微風漸發，則寶鐸和鳴。西域浮圖，此為第一。《伽藍記》云：「此浮圖天火七燒，佛法當滅。」
寶康初，道安至襄陽，立寺，建浮圖，鑄銅像，能起自行，光明燭天。又秦王符堅送外國金像彌勒至道安所，光嘗照室，以頂含舍利也。
太康中，朱士衡得梵本《道行經》。時于闐國王積火焚之，火滅經存，色更鮮彩。士衡，許州人，黃初間棄俗出家，為此土沙門講經之始。
僧會者，康居國丞相子也。出家遊行入中國，至吳，結茆行道。吳帝延見，言佛舍利甚異。帝因設瓶，嘿禱求驗。經七日，鏘然有聲，光明錯發。帝與公卿聚觀，因建塔於建業佛佗里，寺名建初，時赤烏四年也。
吳帝問僧會曰：「佛教所明善惡報應，何者是耶？」對曰：「明主以孝慈訓世，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；仁德育物，則醴泉湧而嘉苗生。善應以瑞，惡亦有報。」帝悅，奉會為師。
永和中，有金像現於荊州，大司馬桓溫迎之不動。時江陵滕畯捨宅為寺，命法師曇翼主之。翼率眾往迎，飄然輕舉，奉安本寺。
曇翼、曇彥，號二曇，住法華山。翼生腋下，有毳毛三莖，故名翼。先是，餘杭沙門法志誦《法華經》，階下有雉，馴聽凡七年，化去。志夢童子來謝曰：「因聽大經，得離羽族，今生前山王氏為兒。」志至其家，果驗，視腋下有毳，因攜出俗。後入廬山依遠公，復往關中見羅什，東還會稽，隱秦望山，誦《法華經》以老。彥亦負時望，相傳為許詢後身，壽一百二十歲。
曇翼，誦《法華經》十二年。一夕，忽有女子，身披彩服，手牽白豕至，曰：「入山採薇，迫日已暮，豺獸縱橫，敢托一宿。」翼力卻之，女哀鳴不已，令居草床。夜半，號呼腹痛甚，急告翼按摩。翼辭以持戒，女呼愈甚。翼乃以布裹錫，遙按之。翌日，女化祥雲，有白豕雙蓮，凌空而去。語翼曰：「我普賢大士，來試汝耳。」郡守孟顗聞於朝，建法華寺紀其異。

晉沙門帛法橋，誦經乏聲，禱大士者七晝夜，豁然通利。自是諷詠，聲徹里門。
晉沙門竺道猷，初止剡山，後移赤城。群虎蹲前，猷誦經，一虎竟睡。猷以如意扣之，云：「何不聽經？」經畢，虎去。又坐禪石室，有大蛇十圍環遶，猷不為動。一日，見男子前來，曰：「弟子夏帝之子，居此二千餘年。今往寒石山，輒推室以相奉。」乃鳴鞞凌雲而去。蓋郎前大蛇也。
晉建興中，有石佛二，浮海來入吳松江。道俗爭迎，不能致。有朱膺者，奉佛素謹，往迎之，其輕如羽。奉安通玄寺，其一維衛佛，其一迦葉佛也。
習鑿齒嘗詣道安，自稱曰：「四海習鑿齒。」安對曰：「彌天釋道安。」兩人因相得甚歡。習遺書謝東山，有云：「若安者，非常勝士，恨公不一見耳。」
符堅時，籃田得古鼎，容二十有七斛，朝士無識之者，以問道安，安曰：「魯襄公所鑄也。」腹有篆文，果信。由是堅敕三館學士皆師於安國。人語曰：「學不師安，義不禁難。」
天竺沙門真諦，嘗譯《起信》、《俱舍》等論，往來河渚間，以坐具敷水面，跏趺其上，或折荷葉而濟。時人奇之，每圖像，爭相奉祀。
尸黎蜜多羅尊者，天竺國太子也。讓王位，出俗至建康，丞相王導見之曰：「此我輩人也。」太尉庾亮、光祿周顗、廷尉桓彝，一時名公，皆造門結友，時呼為高座法師。善梵唄，《清響》、《凌雲》、《孔雀》諸經，皆其所譯。
佛馱耶舍，天竺國人也。善《毗婆沙論》而髭赤，因號赤髭毗婆沙。至長安，秦主郊迎，供設如王者師，一無所受。時至，分衛一食而已。
佛馱耶舍遊匡山，為遠公所重，嘗負鐵建塔於紫霄峰頂，奉安舍利。
慧持，廬山遠公弟也。晉隆安中，辭遠公入蜀，止嘉州龍淵寺。義熙八年，垂誡門徒，入定龕樹。至宋徽宗政和三年，風折其樹，持乃出定。
鳩摩羅什，父羅炎，天竺人也。龜茲國王聞其名，請為國師。王有妹，遂逼妻焉，生羅什。什在胎，其母慧解異常，因名羅什，此言童壽云。
杯渡在彭城，聞羅什入關，嘆曰：「吾與此子戲別三百年矣，相見杳然，遲於來世耳。」什在秦九年而卒，閻維舌根不壞。
羅什嘗與母謁北山尊者，尊者謂其母曰：「善護此沙彌，年三十五，毘尼無缺，度人如優波鞠多。不爾，正俊法師耳。」

僧肇，幼家貧，為人傭書，遂博觀子史，尤善《老》、《莊》。年二十為沙門，三十二而卒。詳定經論，學者輻輳，設難交攻，並迎而解。
杯渡行於路，攜一蘆圈，中有四小兒，長數寸，眉目如畫。杯渡語人曰：「此四天王也。」童子時時見之。
支謙，字恭明，月氏人。初遊雒邑，受學於支亮，亮受學於支讖，世稱「天下博知，不出三支。」謙博覽經藉，為人細長黑瘦，眼多白而睛黃，時人語曰：「支郎眼中黃，身雖細，是智囊。」後避地歸吳，吳主拜為博士。嘗譯經一百二十九部。
道寶，王丞相茂弘弟也，辭榮為僧，以學行顯。
佛圖澄，天竺國人也。永嘉四年至雒陽，已百餘歲。服氣自養，積日不食。善誦咒，役使鬼神。腹旁有孔，以綿塞之，夜則出光自照。每臨水，從孔出腸胃洗濯，還納腹中。雒陽寇亂，潛伏草野。石勒屯葛陂，杖錫往見，取水咒之，俄青蓮華生缽內。勒子斌既死，澄以楊枝洒之，復活，益著奇跡。壽一百七十。度弟子道安等七千餘人。
佛馱跋陀，罽賓國人也。秦太子姚泓延入東宮，與羅什辯法。既渡江，至匡山，見遠公論義，遠高之。
道安法師依陸渾山，木食澗飲，武帝立檀溪寺居之。秦堅破襄陽，奉師以去，謂左右曰：「吾以十萬師取襄陽，得一人半耳。」左右問為誰，堅曰：「安公一人，習鑿齒半人也。」師左臂有肉隆起，方寸如印，號印手菩薩。然貌寢，時語曰：「漆道人，驚四鄰。」太元中，道安入寂時，西北雲開，見樓閣幻出，有異僧出入隙中，指曰：「彼兜率天也。」
傅大士，名翕，字玄風，號善慧。結庵雙樹，因號雙林大士。種植蔬果，為人傭作。與妻妙光，子普建、普成，共衍佛法。嘗謂其子曰：「我從第四天來，出生於此。」
寶誌公，不知何所出。東陽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，舉以為子，故手足皆鷹爪也。七歲依鍾山僧出家，多顯神異。常以剪尺拂扇掛杖頭，負之行聚落，蓋齊梁之讖云。
誌公嘗食鱠，旋吐水中，皆活，洒然而去。
智者國師，姓樓，名惠約，婺州人也。梁武帝時，召見等覺殿，忽合掌入玻璃瓶中，結跏趺坐。少選，化五色雲臺而出。帝北面頂禮受戒。
普通初，僧稠住王屋山，聞兩虎交鬥，以錫杖中解，各散去。
達禪師得水觀三昧，每入此定，有窺之者，惟見清水凝渟滿室。沙門道僊從達遊，得火光三昧，所居之室，玄夜朗照。

慧約法師，梁武嘗從受戒。羯磨日，甘露霄降，孔雀來馴，得戒者四萬八千人。及約示寂，所乘青牛為之垂涕，雙鶴悲鳴，彌月而去。
白足沙門名曇始，一名惠始，清河張氏子也。白足跣行，泥滓不染，故名。赫連屈丐取長安，道俗被戮，而始接刃無傷。屈丐怒，召始於前，以短刀自擊之，竟不能害。
魏太武既誅沙門，盡毀經像，白足謁太武。武怒，命斬之，不能傷。又自抽佩刀擊之，亦不能入。投諸虎檻，虎皆弭服。武驚，延師上殿，悔謝皈敬。
周武將滅佛法，有僧靜藹上書，力諍不得，遂歸太乙山。敕遣侍者跏坐磐石，自割身肉，五臟皆外見，手足頭面，臠析都盡，以刀割心，捧之而卒。次日，合掌趺坐如故，所傷餘骸，一無遺血，白乳湧流，凝於石上。
慧力寺僧善周，沐浴而化，五日後鬚髮再生。
天竺國惠理法師，至浙西，見山巖秀麗，曰：「此吾靈鷲山十小嶺，不知何年飛來。」有洞，舊藏白猿。呼之，猿果出。
隋仁壽初，京城鑄丈六金像，其日雨寶屑銀花，香氣甚異。又法師元琬造丈六金像，始成，天雨花，花狀如雲母。
隋開皇中，釋道英入水宴坐，六宿方出。又值冰厚雪深，仰臥三宿方起。
大業初，慧侃住棲霞寺，往楊都偲法師所。將還，寺眾請現神力，侃即從窗中出，臂長數十丈。
金舌和尚，趙人也，修道中條山。唐睿宗三召不至，乃截其舌以進，焚之，化為金舌，哦經如故。
清涼僧海豐，苦行二十餘年，人見其眉睫間常化佛百千，大如黍米，往來遊行，已不覺也。
藥王菩薩，姓韋氏，名古，字老師，疏勒人也。開元中至京，紗巾毳袍，杖藜而行，腰懸葫蘆數百，普施藥餌，以一黑犬自隨，凡有患者，視之即愈。帝敬禮為藥王菩薩。
萬回，虢州張氏子。幼時嘗致兄書六千里外，朝往暮返，因號萬回。及為沙門，所至顯化。武后延入宮，賜以錦衣，令宮女給侍。中宗賜號法雲。壽八十，飲水湛然而逝。
唐使王玄策過西域，視維摩故居，以手板量之，方廣十笏，蓋方丈所由名也。維摩詰，此云無垢；毘耶離，此云廣嚴。有妻金姬，子善思，女月上，大闡奇跡。
宗實上人，樊司空子也，捨官位妻子出家。白居易作偈贈之，有云：「榮華恩愛棄成唾，戒定真如和作香。今古雖殊同一法，瞿曇拋卻轉輪王。」

皎然，名晝，霅州人。與靈徹遊，甚善。徹字澄源，居越州雲門，精持戒律。又杭之西嶺僧標，有高行。三人齊名，時人語曰：「霅之晝，能清秀。越之徹，洞冰雪。杭之標，摩青霄。」

貫休，善畫兼能詩，嘗題簡禪師院云：「忘機室入空，靜與沃洲同。惟有半庭竹，能生竟日風。登山海月上，出定印香終。繼後傳衣者，還須立雪中。」

溫州淨居寺尼玄機，嘗習定於平陽山石窟。開元中，倒立而化。將葬，風雷陰黯，失其柩。越二日，有自大石來者，云：「是夕空中有簫磬聲，柩已置峰上矣。」

大曆中，有鄒和尚，不知所從來，跨白驢，結茅居徽山。一日，走鄰縣靈鷲山中，其徒追及，但見文殊石像耳。始知為大士化身，而白驢即獅子也。

婁道者，承天寺僧也。生有異相，掌中一目，中指七節。乾興七年，側臥而化。焚之三日，衣裓不動。忽雷雨驟作，薪火皆滅，中出白煙，自焚立盡，獨留目睛與舌根不壞，舍利無數。

金碧峰，不知何許人。高皇起兵，見之宣州。峰跏趺危坐，不為禮。上叱，峰亦叱。上曰：「可曾見殺人將軍乎？」峰曰：「可曾見不怕死和尚乎？」上乃釋劍作禮。峰徐曰：「建康可王也。」洪武初，上既即位，召見奉天殿，敕施摩伽斛食，大興佛事，入滅舍利五色。

尚師哈立麻者，烏思藏僧也。永樂中，命建法壇。十四日，天花飛墜，甘露降空，有舍利自天而下，青鸞白鶴，連霄畢集，金仙羅漢，變現雲表。又聞天樂來空，一夕，檜柏生金色花，遍於都城內外。帝自此潛心釋典，作佛曲，使宮中歌舞之。

瓦領禪伯，西僧也。永樂中，帝與偕至靈谷寺，觀向日塔影。齋心嘿禱，有五色圓光，中見佛像及誌公像翼日，天花雨空，異香芬馥。帝心大悅，命圖畫示中外。

學佛考訓卷二

錢唐俍亭和尚淨挺緝

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訂

燈餘

五宗失據，百喙爭鳴。昧普通之指歸，失永嘉之遣意。用收載籍，廣附《傳燈》。

《佛決疑經》云：「梵王至靈山，以金色波羅花獻佛，請佛說法。世尊拈花，人天罔措，迦葉微笑。」雪竇鑒頌云：「妃來有蜜語，迦葉不覆藏。一夜落花雨，滿城流水香。」

六祖盧行者，母夢庭前百花兢發，白鶴雙飛，覺而有孕，經六年始生。生時光燭虛空，異香馥郁，不飲母乳，每夜神人灌以甘露。及歿，白虹屬地，異香襲人。得法弟子四十三人，惟青原思稱七祖。按本傳，以青原先南嶽時，青原為首座故也。

傅大士偈云：「東山水上浮，西山行不住。北斗下閻浮，是真解脫處。」又云：「行路易，路易人不識。半夜日頭明，不悟真疲極。」固知半夜日頭，東山水上，當時已有其語。

永嘉參曹溪證悟，著《證道歌》，即時定中見其字化為金色，滿虛空界。

寶掌和尚，建康間來此土。會達磨入梁，掌就扣其旨，有悟。武帝延之內廷。未幾如吳，至天竺，往鄮峰，登太白，穿雁宕，盤礴於翠峰七十二庵。貞觀十五年，返飛來峰。顯慶間入滅，住世一千七十二歲。

布袋和尚，相傳為彌勒化身，一號長汀子。嘗有詩曰：「缽千家飯，孤身萬里遊。青目睹人少，問路白雲頭。」

寒山拾得既著奇蹟，閭丘胤為之贊曰：「昔居寒山，時來茲地。稽首文殊，寒山之士。南無普賢，聊申贊嘆。拾得定是，願超生死。」

泗州大聖，一號僧伽。頂有穴，以絮塞之，夜則去絮，香從頂穴中出，煙氣滿房，非常馥郁。及燒香，還入頂穴。初遊西涼，至雒陽，唐中宗詔入宮，禱雨奇應。睿宗景雲間示寂，帝問萬回曰：「僧伽何如人？」回曰：「觀音化身也。」

青銼山和尚與忠國師友善，國師言於帝，三詔不赴。

懶殘詩有云：「世事悠悠，不如山丘。青松蔽日，碧澗長流。山雲當幕，夜月為鉤。臥藤蘿下，塊石枕頭。」懶殘一名瓚，被詔不

受，曰：「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？」牛糞中煨芋自食。
杜順和尚，屢著神異，少為隋文帝所重。貞觀中，引入宮禁，妃主以下，莫不拜從。著《華嚴法界觀》，行於世。
元和中，道樹禪師結茅三峰，有怪現化，或現菩薩天仙，放光出響。師至，怪滅。人問：「何術？」師曰：「野狐有盡，老僧無盡。」
洪昉禪師，南天王提頭賴叱請師至天供養，於是置食。食已，身諸毛孔皆出異光，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佛。
僧無可，贈圭峰詩云：「絕壑禪床底，泉分落石層。霧交高頂草，雲影下方燈。朝滿傾心客，谿連學道僧。半旬持一食，此事有誰能？」
嵩嶽元珪禪師，見異人峨冠褲褶而至，且曰：「吾嶽神也，願師授戒。」師張座秉爐，依律說戒。神禮謝，願報德。師曰：「吾無須。」神請表跡，師曰：「但移北樹於東嶺，能乎？」神曰：「敬聞命。」其夕，風雷奔掣，屋震鳥喧。詰旦和霽，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。
正覺禪師，諱智廣。初參鹽官有省，常持鐵缽，以一白犬自隨。會昌廢教，遁巖谷。宣宗初乃出，路逢巨蟒欲吞師，師錫先飛，正拄蟒口，因徐入口中趺坐。逮師出定，蟒化為石矣。既而所居雷雨湧沙，山神移址，環列八山中成梵宇，遂稱九山著奇跡。
宋廣寧烏石潭梁果師，嘗入山採薪，夜則騎虎而歸，人號伏虎禪師。後尸解。
草衣禪師，足不履地，口不嘗味，日無晝夜，時無寒暑，惟一繩床宴坐而已，如是者三十年。宰相權德輿嘗為之記。
保福豁禪師，卓庵貴湖，尋入湖頭山，坐磐石而逝。命以遺骸施諸蟲鳥。
烏巨山開明禪師，入定叢竹間，蟻蠹其衣，敗葉沒脛。偶摘桃，浹旬不歸，人往覓之，見於桃樹下扳枝倚石而定。後遊江郎巖，有石龕，命弟子纍石為戶，入定其中。好事者圖像祀之，皆獲舍利。
大智禪師住洪州百丈，少事龍泉師，師命浣布，見青黃二龍戲井中，因以缽探之，得二龍獻師，時傳神異。
重雲暉禪師，嘗往圭峰，坐石壁間，顧見銅瓶棕笠等物，斂目良久曰：「此吾前身道具也。」因築庵居之，虎豹引去，龍亦他徙，有祥雲湧出，因號重雲。
行因禪師，隱佛手巖，居石窟。江南李主三詔不赴，入滅日立化，終於巖中。巖在廬山之北，五峰如掌，故名也。
會昌沙汰，有僧無繹，隱溫州瑞安東北谷，結庵禪定。閱十年，藤蘿遶身，儼然不動，人號為藤蘿尊者。

會昌沙汰，石霜隱瀏陽治陶，巖頭隱鄂渚，刺小舟來往。慧忠禪師嘗作偈曰：「多年塵土自騰騰，雖著伽黎未是僧。今日歸來酬本志，不妨留髮候然燈。」
天皇悟禪師，出青原第三世。或傳天王道悟，引丘玄素，符載二碑，並是偽造。張無盡云：「二碑得之達觀穎。」穎嘉祐間入滅，張無盡曾未之見，何從得此？蓋傳之者妄也。(符碑載天皇四月十三日入滅，丘碑載天王四月十三日入滅，豈有兩人耶？)
舡子和尚詩曰：「三十年來海上遊，水清魚見不吞鉤。釣竿斫盡重栽竹，不計功程得便休。」
韓退之參大顛，嘗曰：「和尚門庭高峻，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。」
石頭和尚，天寶初住衡山南寺。寺東有石，狀如臺，結庵其上，故名石頭。著《草庵歌》行於世。
李翺，字習之，韓愈門人也。參藥山，投機偈曰：「煉得身形似鶴形，千株松樹一函經。我來問法無多子，月在青天水在瓶。」
藥山乘月長嘯，響動陵谷，山下九十里皆應，因號澧陽長嘯。
布毛侍者，姓吳名元卿，官翰林供奉。元和十年，奏帝曰：「臣幼不茹葷，志願從釋。」詔許之。謁鵲巢和尚，吹布毛得悟，因號布毛侍者，法名會通。建寺於葛嶺之西，名招賢寺。
雲巖禪師語曰：「在欲渾無欲，居塵不染塵。百花叢裡過，一葉不沾身。」闍維，舍利一千餘粒。
石霜諸禪師，住霜華山，學者輻輳，長坐不臥如枯株，時謂之枯木眾。僖宗詔不受。
龍湖禪師，唐僖宗第二子也。以黃巢亂，斷髮逸遊，人無知者。從石霜領旨，霜謂之火中芙蓉。梁貞明間，忽跨虎凌晨而出，不知所往。
千頃禪師，名楚南，住錢唐支硎山。初得旨於黃蘗，雖應緣無倦，而常住禪定，或踰月或浹旬乃起。僖宗賜紫，著《破邪論》行世。
孫孺寇錢唐，發塔視師，爪髮俱長。
龐道蘊，舉家學道，子女同化去，龐婆不知所往。
裴休，字公美，事黃蘗。陸亙，字景山，事南泉。並傳祖意。白居易詩云：「如來說偈讚，菩薩著論議。是故宗律師，以詩為佛事。一音無差別，四句有詮次。欲使第一流，皆知不二義。」
皎然與覺禪師詩云：「山侶相逢少，清晨會水亭。雪晴松葉翠，煙煖藥苗青。靜對滄洲鶴，閒看古寺經。應憐叩關子，了義共心冥。」
皎然示靈徹詩云：「身閒始覺隳名是，心了方知苦行非。外物寂中誰似我，松聲草色共忘機。」

雒浦《神劍歌》云：「君子得之忘彼此，小人得之自輕生。他家不用我家劍，世上高低早晚平。」
洞山悟道偈云：「向前物物上求通，只為從前不識宗。如今見了渾無事，方知萬法本來同。」又偈云：「世間塵事亂如毛，不向空門何處消？若待境緣除蕩盡，古人那得喻芭蕉？」又詠華山偈云：「華嶽三峰翠插天，上頭無路可攀緣。不知誰有神仙手？折取峰頭十丈蓮。」
洞山遷化，大眾號慟不止。山忽開目謂眾曰：「勞生惜死，哀悲何益？」令主事辦愚痴齋，更延七日，端坐長往。雲居在洞山日，結庵三峰，經旬不赴堂。山問：「子何不赴齋？」居曰：「自有天神送食。」山叱之。居回庵，寂然宴坐，天神竟尋不見。
曹山寂，一名章，志慕曹溪，故名所居為曹山。南平鍾王雅重師，致禮敦請，師不往，但書大梅山居偈一首，付使者而已。偈云：「摧殘古木倚寒林，幾度逢春不變心。樵客遇之猶不顧，郢人那得苦追尋。」
《宗鏡》云：「雲居膺和尚乃物外宗師，此土七生為善知識，道德孤邁，智海弘深，具大慈悲，常盈千眾。去海昏，登歐阜，就樹縛屋而居，故曰雲居。」
汾陽昭詠洞山偈云：「樓閣千山月，江湖萬里秋。蘆花同一色，白鳥下汀洲。」
汾陽昭序五位，首正中來，頗與洞山不合。正中來是第三位，誕生王子亦是第三位，後人移易，非洞山本位也。
浮山遠，從太陽玄，盡得洞宗綱要，擬班固作九帶，大弘正偏兼帶之旨。
法眼悟道偈云：「刀刀林鳥啼，披衣終夜坐。撥火悟平生，窮神歸破墮。事皎月目迷，曲談誰能和？念念永不忘，門開少人過。」
韶國師，姓陳氏，住天台，謂錢忠懿曰：「智者之教，年久寖失，惟新羅有善本。」於是使使航海求之，傳寫而返。僧問永明壽：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壽云：「石牛生象子，木女孕嬰兒。」又僧問：「如何是不思議事？」壽云：「紅埃飛碧海，白浪湧青岑。」又僧問：「如何是正了無心？」壽云：「蘆花水底沉，石虎山前鬥。」又僧問最後一言，壽云：「化人逢幻士，谷響荅泉聲。」《會元》失載。
壽禪師住雪竇，偈曰：「孤猿叫落中巖月，野客吟殘半夜燈。此境此時誰得意？白雲深處坐禪僧。」遷永明，日惟一食。
楊無為序《宗鏡錄》云：「永明著宗鏡一書，吳越忠懿王俶秘之教藏，至宋元豐中始行於世。又吳人徐思恭請法涌禪師廣為校布，名錢唐新本。」今所傳者，新本也。

楊無為嘗為投子青禪師作贊，有云：「一隻履，兩牛皮，金烏啼處木雞飛。半夜賣油翁發笑，黑頭生得白頭兒。」
雪竇顯禪師詩云：「雨過寒雲曉半開，數峰如畫碧崔嵬。空生不解巖中坐，惹得天花動地來。」
明教嵩禪師著《定祖圖》、《正宗記》、《輔教篇》上於朝，朝命韓琦、歐陽修考證入藏，仍賜明教大師。熙寧中示寂，闍維六根不壞，舍利不可計數。
佛光悟禪師，郭汾陽後身也。嘗著白衣，跨牛橫笛，遊於雒川，人莫之識。及坐脫，有五色雲如車蓋現庭中，移時不散。
文慧禪師與文潞公友善，一日往潞公言別，公使其子視之，果坐脫矣，火化舍利無數。公執上所賜琉璃瓶祝曰：「舍利可得乎？」須臾煙入瓶中，舍利填滿。
東林總禪師，母夢白芙蓉而生，後住泐潭，其徒謂為馬祖再世。
雲居祐禪師，住道林時，道林像設冠於湘西，蜂房蟻穴間見層出，祐令悉毀之，役夫不忍，祐乃自鋤去，人服其識。
隆慶閑禪師，母夢吞明珠而娠。及生，白光照室。滅後闍維，煙所至處，草木沙礫皆得舍利，滿數斛。
雲蓋智禪師為人枯淡，住後猶荷鋤理蔬圃，至老不輟。
報本元禪師，通書嗣黃龍南。南不許，召其來，將詰本末。及元至，而南已遷化矣。古人不輕大法如此。
西蜀無為山一老宿，久修梵行，人尊師之。山中三百餘家，同日設齋，一時並到。
嚴陽尊者，住黃石巖，蛇虎受役。嘗過南安江中，有眠槎者礙舟，摩娑之輒去。又誡蛟，蛟徙。擲杖得甘泉，屢著神異。
言法華多行市里，或舉手畫空，從屠沽遊，飲啖無所擇，時獨笑語，市人目為狂。一夕，忽自入右掖門，竟至寢殿，侍衛呵不能止。奏上，上笑曰：「朕固嘿請也。」以太子事決之，言但書十三，十三都無所說。後英宗即位，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，果如其讖。
端師子好頌漁父詞，每月夜歌吟達旦，自稱瀟湘釣客。秦少遊嘗請說法，端以手自指曰：「天上無雙月，人間只一僧。一堂風冷淡，千古意分明。」下座。
自得暉嗣天童覺，著五轉位頌，時稱室中真子。
丹霞孤寂吟云：「不迷須有不迷心，看時淺淺用時深。此個真珠若採得，豈同樵客負黃金。」
芙蓉楷，初隱伊陽，有虎馴伏。得法後，以衣履藏鹿門山。大觀初，詔賜紫衣、師號，並不受。

真歇了禪師，初住長蘆。建炎末，慈寧太后命開山皋寧，建崇先寺。歿，謚悟空，塔寺西桐華塢。後百餘年，發塔，爪髮再長，顏貌如生。皋寧，蓋今皋亭也。慈寧韋后從二聖陷五國城，及歸，哀念道君，建崇先顯孝寺。

呂正巳學士參真歇，問：「衣裡藏珠是甚麼人？」師起抖擻曰：「一物也無。」己忽悟，師贈以偈曰：「君今親切到長蘆，抖擻衣衫一物無。此去逢人如有問，但言風急浪花麤。」己荅偈曰：「鍼芥相投夙有緣，千年孤立雪庭寒。禪人若問前程事，萬里長安到不難。」正巳為宋名臣，頗擅學行。

太白山道林禪師，以女人染緣，終身不見，不為說法，不受食，不令入室。道望孤峻，逃梁山，鑿窟而住。

獎山模禪師臨歿，謂眾曰：「吾居佛時，號慧空菩薩。今緣畢，吾往也。」因自身出火，現龍奮迅三昧而逝。

趙清獻公忭悟道偈云：「默坐公堂虛隱几，心源不動湛如水。一聲霹靂頂門開，喚起從前自家底。」

鄭夷甫，吳人也。少登第，聞金山佛印師譚笑脫去，心竊慕之，因閱《楞嚴》得悟。後預知化日，屹然立逝。

惟政禪師，騎黃犢過公府，俗稱政黃牛。嘗擁毳袍，敝甚，又製荻衣為裘，意夷然不屑也。著作三十卷，號《錦溪集》。工書法，絕勝，秦少遊珍藏之。

張子韶，嘗供十六大天，杯茗悉化為乳，子韶異之，紀其事，因作偈曰：「我欲供佛佛即現，我欲供天天亦現。佛子若或生狐疑，試問此乳何處至？狐疑即塵塵即疑，終與佛天不相似。汝今微有疑與惑，鷂子便到新羅國。」

子韶嘗作不怕念起只怕覺遲頌，頌曰：「念是賊子，覺是賊魁，搥殺賊魁，賊子何歸？堂堂大路，惟吾獨之，越南燕北，遼東隴西，撒手便到，何慮何疑？神劍在山，鍔冷光寒，魑夔魍魎，莫之敢干，此名真覺，秦時[車*度]轢。」

光孝慧蘭禪師，自號碧落道人。嘗以布褌書七佛名號，叢林稱蘭布褌。建炎末，為兀朮兵所執，不屈，索火自焚，流光彌空，舍利如雨。

解脫和尚，依《華嚴》作佛光觀，嘗於月夜見化佛，作偈云：「諸佛甚深法，曠劫今乃得。若人明此門，一切佛隨喜。」尚作禮，佛忽不見。空中偈云：「方便智為燈，照見心境界。欲知真實法，一切無所見。」

元叟端禪師詩云：「木落湫水寒，千峰正岑寂。惟聞虎嘯聲，不見人形跡。霜露濕巖莎，月輪掛空碧。此時觀此心，獨坐磐陀石。」

天如和尚詩云：「塵網苦多累，暫閒如脫羈。胡為塵外跡，而乃東西馳。聚譚每倉卒，既遠翻多思。眼前失真宰，身外何求知。百骸如僕馬，勢合聊相隨。氣運忽遷謝，一散無重期。來日不可待，去日不可追。靜緣當自保，世故方無涯。」
石屋禪師語曰：「重巖之下，日對千山。一根返源，六處皆閑。白雲飄飄，綠水潺潺。動靜兩忘，別自人間。」
海雲大士，名印簡，奉萬松老人命，校試僧徒，稱旨。更請立孔子後，儒佛皆賴以全。後坐脫，闍維舍利無算。明昌四年，詔萬松老人於禁庭說法，后妃羅拜，甘露霄降，祥雲亙天。御製詩贈之，有「金色界中兜率境，碧蓮花裡梵王宮」之句。
耶律楚才，字晉卿。參萬松老人，蒙記莂，號湛然居士。嘗語人曰：「吾見萬松，巍巍若千仞峰，滔滔如萬頃波，莫能涯際。」
萬松秀云：「藥山天皇本嗣石頭，兼師馬祖。《傳燈》以天皇嗣石頭，覺範憑碑後列名勒歸馬祖，非也。」
雪庭裕禪師，嗣報恩秀。詔奉帝師，復廢寺二百三十六區。論辯偽經，火其書，仍賜光宗正辨之號。住萬壽，分建燕薊、長安、太原、雒陽諸剎。師三閱藏教，通群書，善翰墨，喜吟詠。上堂，普說十萬餘言，播在叢席。老歸嵩陽，書偈而逝。
佛國禪師，參萬松為侍者，博學有才辯。劉文貞公薦於朝，將授以官，不受，乃賜佛國號。及入滅，火浴心，口牙不壞，掊地數尺，猶得舍利。奎章閣學士虞集為之略。
黃衣和尚，每渡津，即步行水面，衣履不濕。遇虎豹，叱之而馭。
徑山雲峰禪師，嘗見偃溪，溪舉牛過窗櫺話，峰劃然有省。元兵入，山剚刃及頸，不為之動。後入廷對，與講師辨論，講師屈服，禪道大興於世。
雪軒成禪師，趙王孫也。初隱土窟，有老人與語已忽不見，師益自勵。洪武初，詔住天界，御製詩贈之，有曰：「不荅來辭許默然，西歸隻履舊單傳。鼓鐘朔望空王殿，示座從前數歲年。」帝親至丈室，問佛法大意。
雪軒嘗於鍾山說法，聽者數萬人。赴日本衍揚大化，歷仁宣朝，壽八十一坐脫。闍維日，煙焰皆成五彩，異香縹緲，舞鶴翔空。火後收舍利無算，賜塔鷲峰禪寺。
松庭嚴禪師。洪武初，弘揚法要，力田給眾。有偈曰：「晝拈塊石驅山鳥，夜坐巢庵逐野豚。腸斷秋風頻擊析，目窺夜月更銷魂。」論者比之鏡清風穴。自周王以下，並師尊之。奉紫伽黎就宮掖，陞座說法。
無盡禪師，姓王氏。父好謙，嘗書《華嚴》，有五色舍利見於筆上，師感而出俗。住天台，影不出山，苦行自厲。臨歿，書偈曰：

「生滅與去來，本是如來藏；拶破五須彌，廓然無背向。」茶毘，舍利無算。
虛堂禪師，相傳為淮海和尚再世。嘗遊五臺，見祥光五道中大士影現。洪武初示寂，說偈曰：「七十八年守拙，明明一場敗闕。泥牛海底翻身，六月炎炎飛雪。」茶毘煙所至處，皆成舍利。
楚石琦，住蔣山。洪武中，親承顧問。臨滅，說偈曰：「真性圓明，本無生滅。木馬夜鳴，西方日出。」茶毘，舍利絫絫。
夢庵禪師，通禪宗，兼精教乘。洪武初，示寂。闍維，舍利無數。
澹居禪師，洪武初召見，問以鬼神之理，奏對稱旨。學士宋濂作詩贈之，有「虎丘尊者名浮屠，見性炯如摩尼珠」之句，盛傳都下。宋濂嘗敘五宗始末云：「希遷之學，湖南主之。其傳為道悟，悟傳崇信，信傳宣鑑，鑑傳義存，雲門、法眼皆出其下。」
全室禪師，字季潭，諱宗泐。洪武初，詔師西域求法，得《莊嚴》、《寶王》、《文殊》等經，賜住天界。後歸槎峰，御製詩送之，有「寂寞觀明月，逍遙對白雲」之句，傳以為美。入滅茶毘，舍利現於天界。
楚山禪師，參趙州無字得悟。嘗有語云：「青山綠水，燕語鶯啼，歷歷分明，更疑何事？」宣德中出世。
雪光禪師，住持西雲，天順中入滅。有云：「鐵笛橫吹任自由，何必曹山不借借。」擲筆而化。
物外禪師有偈曰：「崑崙倒跨清風舞，澗底泥牛鬥石虎。磕著蒼松眼上眉，蟭螟踏破虛空肚。」天順中，住伏牛山。
月林禪師，參本來人有省，作偈曰：「本來人，本來人，無腦無頭作麼尋？驀然揪著個鼻孔，試看原來是白丁。」正德中住徑山。
玉芝禪師，幼肄儒業，參陽明子，得良知之旨。住天池，有語錄行世。
清涼念禪師，初閉跡五臺，晝則一食，夜則孤坐。偶失明，習定七日，雙目復睹。南遊越州，湛然澄禪師往謁投契，有「五乳峰頭無[竺-二+鏃]箭，射得南方半個兒」之語，盛傳海內。住匡廬，歷五臺說法。
笑巖禪師，嘗宴坐，見一沙門自空中持錫逼座而立，須臾問荅畢，復凌空去。
紫柏大師，得旨於少室潤，及遊京師，宗說兼通，化感宮掖，忽罹無妄，竟坐脫。有《紫柏集》行世。(住秀州，楞嚴刻全藏流布。)
憨山大師，氣岸高峻，不與物伍。住曹溪，兼講《老》、《易》，註《莊子》七篇，行於世。
雪嶠和尚，隱徑山，會雨雪浹句，不得食，幾斃。忽聞空中語曰：「八地菩薩送供且至矣。」時聞谷大師住真寂，攜一囊粟，衝寒跨

雪至，相見且笑，固知為菩薩再來也。
真寂和尚頌德山托缽云：「末後之句有也無？德山父子太淆訛。同條生不同條死，活得三年恨轉多。」
吹萬禪師生時，有異僧到門，謂為應真出現。後開法聚雲，及歿，說偈曰：「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。要見聚雲，眉毛出血。」闍維，煙至松幕，結為五彩，得舍利三百餘粒。工部熊月巖從之得法。
博山來禪師，參壽昌，昌舉龍吟虎嘯語令作頌，山隨頌曰：「殺活爭雄各有奇，糢糊肉眼曷能知？光容不遂時流意，依舊春風逐馬蹄。」
黃蘗有禪師，住黃州，以怒罵為佛事。時天童悟離金粟，雲門澄住徑山，諸方為之語曰：「天童打，黃蘗罵，纔到雲門便放下。」
雲門澄，一號散木老人。嘗住顯聖，掩關不出。夏月苦旱，苗就稿，夜轆轤甚急，忽見老人雜眾中同力作，須臾溉注。陶石簣學士聞而不信，使人視之，師固高臥無異也。師道望優崇，德王問法，住徑山，當八十一代。
石雨方禪師，一名斷拂子。初謁雲門，呈偈曰：「平空一擲絕躊躇，轉眼風波徹太虛。會得竿頭舒卷意，放生原是釣來魚。」自此投契。晚住寶壽，相傳為石田薰再來也。由雲門遷雪峰，領佛日歸龍門，坐脫闍維，頂骨不壞。
天界盛禪師，與焦弱侯、汪伯玉諸公友善，說法四十年，道場遍天下。諸王貴人延入內廷，尊重無與比。晚著《原道篇》以見志。有忌之者，陷於獄。時宰致問，但書問余何事栖碧山詩酬荅而已，餘無所言，尋得釋。已而坐脫，住徑山，當八十三代。
余集生，仕開府，參博山得旨。嘗隱橫山，與諸方往復，機辯無礙。慨天皇、天王之誤，作書正之，引雪峰廣錄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一語為據，觀者允服。黃元公，諱端伯，號海岸，嘗參博山受記莂。後蒙難，臨歿作偈，有「刀山是道場」之句，一時頌之。
嘯峰然禪師，姓倪氏，號樸庵，仕給事中，老而出俗，修《傳燈正宗》，一依《景德》之舊，作熄邪辯，有云天王道悟，止據丘玄素一碑，攷之唐史，並無玄素其人，益徵訛妄。
愚庵盂禪師，夙擅宗風，復弘講論，諸方以為孤山後身。歷建大剎，歸老湖山，結庵葛嶺，頹然放適。弄小舟吟詠達旦，以端師子、政黃牛自托。年六十七坐化。著《摭古頌》、《明宗正訛》行於世。
愚庵，幼習禪定，自雲門受法後，棲隱巖林，宴坐忘返，或攀樹而寂，或坐茶灶下不起，同人撼之，久而乃出。

漢文居士，姓徐氏，錢唐人，久棲巖谷，獨抱天真，睹梅花有悟，因和中峰韻百首，其一曰：「疏枝照影倍精神，寒鎖孤峰獨露真。幾度深山伴啼鳥，一天明月問歸人。雲開石磴閒中色，雪捲松濤劫外塵。歷歷香浮清夢斷，始知今夜萬家春。」其二曰：「碧山深處暗凝神，月落寒雲對影真。歸去但留林下色，往來還笑路岐人。身憑遠嶂千重雪，目斷長空萬里塵。自是故園生意足，空教錯認武陵春。」及歿，坐脫。

學佛考訓卷三

錢唐俍亭和尚淨挺緝

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訂

華雨

義虎未遙，石麟有托。取支那之言論，求東土之齒牙。將續貫花，務弘卷軸。

《委宛餘編》云：「釋迦佛姓剎利，字頓吉，又為悉達。阿彌陀佛，是為普光功德山王波頗智光佛也。一曰佛陀，一曰浮屠，一曰部多，一曰母馱，一曰沒陀，五天竺異音故耳。」

《西域記》云：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，大雪山北，周八百里。東南流入海者為殑伽河，西南流入海者為縛芻河，北流入海者為徙多河。又潛流地下，出積石山，東北流入海者，為中國之河源。阿耨達，華言無煩惱。殑伽，華言天堂。縛芻，華言青。徙多，華言冷也。

道卓嘗建塔，感天龍護之，得龍毛，長三尺許。按經云：「治故塔者，生白身天，其身鮮白，入珊瑚林。掃塔者，生意澡天，其身淨潔，猶如明鏡。去塔中草木者，生光音天，眾寶宮殿，光明不可計量。以花香供塔者，生兜率天，諸毛孔有栴檀香，具三明、六通及八解脫。」

成住壞空八十轆轤劫，總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年為一大劫。龍漢為木劫，赤明為火劫，延康為土劫，開皇為金劫，上皇為水劫(過去莊嚴劫，現在賢劫，未來星宿劫)。

隋大業時，佛經六千一百九十八卷。唐開元時，五千四十八卷。宋雍熙中，增新經凡九千五百卷。龍宮海藏，至此愈多矣。先是龍樹菩薩入龍宮，流傳天竺，分八萬六千偈至中土。其後摩騰入漢，白馬馱經翻譯漸增，遂不可量。

《宗鏡錄》云：「儒二十七家，黃老二十五家，釋有十二分教，殊途同旨，以心為宗。」

羅什法師年十二，偕母出家，日誦三萬二千言，博聞強記，人莫能及。秦主姚興迎入逍遙園，公卿以下並師尊之。集沙門八百餘人，譯經三百九十餘卷。

羅什弟子生公、肇公、融公、叡公，謂之什門四聖。

生公名道生，嘗入平江虎丘山，豎石為徒，講《涅槃經》。至闡提有佛性處，語石曰：「如我所說義，契佛心否？」群石皆為點首。

後北涼曇讖重譯《涅槃》，果與公契。
晉廢帝太和中，沙門于法開善《放光般若經》，兼通醫術。或問曰：「師高明剛簡，何以醫術經懷？」開曰：「明六度以除魔，調九候以療病，自利利人，不亦可乎？」穆帝召之視脈，竟不往。
支道林講法禁苑，中朝名士殷浩、郗超、孫綽、桓彥表、王敬仁、何充、王坦之、袁彥伯並結方外交。及抗表還山，群公祖餞，一時標致。
道林在山陰講《維摩經》，許詢為都講。
謝朓秋夜講經詩云：「四緣去誰肇，七識習未央。淵淵倒營魄，苦陰蹙愁腸。」當時亦列高座。
卑摩羅叉，天竺人也。以眼青，故名青眼律師。出遊關左，盛闡毘尼。羅什所譯戒本，得師乃行於世。
王屋山僧安講《涅槃經》，有雌雉伏聽。俄越州人家產女，髮如雉毛，安往一見，如舊識，乃知雉化生也。
義熙中，內史孟顗等請譯《華嚴經》，詔佛馱跋陀止道場寺，譯經共六十卷。時有二青衣童子，每旦自庭沼中出，炷香添水，譯畢不見。
道英法師，初習禪定，宴坐深淵，七日而出。嘗講《起信》，至真如門，奄爾氣絕，眾意其逝矣。有都講識之曰：「此入滅盡定耳。」三日後果起。
那跋摩嘗居祇洹寺，講《法華經》并《華嚴十地品》，宋文帝率公卿日集座下。
梁武帝嘗請雲光法師講經於建康法雲寺，感天雨華如雪。及卒，葬定林，敕東園秘器給賜，貴重無與比。
大通六年，傅大士弟子傅暅詣闕上書，有詔赴闕，帝為設食。及大同中，再入，召見壽光殿，令講《金剛般若經》，士揮尺一下而罷。
智者大師，姓陳氏，悟法華三昧，駐建康瓦棺寺弘法。僕射徐陵、尚書毛喜並稟深旨，著天台一宗。
貞觀中，遣使入西域，見畢缽羅樹，即菩提樹，釋迦成道處也。一名思維樹，一名無憂樹，一名貝多羅樹。高四百丈，枝葉青翠，經冬不雕。
籃田悟真寺有高僧寫《涅槃經》，群鴿自空中銜水添硯。
圭峰禪師出家，青蓮山講經，地湧青蓮，八龍聽講。
唐法師焚金刺血寫經，筆端嘗有舍利。又溫州法空院僧慧升，結廬北巖，寫《法華經》，至〈普賢勸法品〉，天雨舍利。
大業末，僧智超誦《法華經》，瓶水自溢。
永嘉中，安慧寫《大品經》，入火不燒。

大順初，溫州火雲寺僧洪梵說法誦經，陸地生蓮，靈蛇聽法。
石斗山中法華寺碑載，樵者掘地得石函，藏一童子，舌不壞，上生蓮花一枝，云是誦《法華》瑞相也。
不空三藏，名不空金剛，北天竺國人也。初，印度僧金剛智傳秘密教，頗著奇蹟，不空與僧一行、道氤並師事之。開元中，不空攜弟子二十一人，附崑崙舶返五天，得密藏及經論五百餘部。還京，詔入內庭，為帝灌頂，賜號智藏。及滅，舍利數百，頂骨不壞。
菩提流志，南天竺沙門也，本名達磨流支。所譯有《寶積經》。睿宗景雲間，詔於北苑白蓮花亭譯經，帝躬親筆受。
義淨法師，譯《藥師經》二卷，奉中宗旨也。初，中宗在房州持經獲應，故命復譯。及睿宗景雲，留師大荐福寺，譯經論二十部，學士李嶠、張說等並加潤色。
貞觀初，道遜法師講《涅槃經》，至請寄來生偈，忽然而逝。送柩於山，有異花遶柩而生，長三尺，可五百餘莖。
賢首法師，名法藏，康居人也。初，燉煌杜順和尚傳華嚴觀，藏得其教。華嚴晉譯，僅六十卷，至是奉天后詔譯成，凡八十卷。開示宗旨，有白光自口出。又於東都講經，至〈 華藏世界品〉 ，大地震動，賜號賢首，召對長生殿云。
清涼國師，名澄觀，姓夏侯氏，山陰人也。撰《華嚴疏》。德宗貞元中，降中使宣入都，與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茶國所進《華嚴》後分四十卷。又令造疏進呈，賜號清涼。時順宗在春宮，親接師顏，請撰了義。自憲宗迄文宗，並奉師表。
清涼國師既入滅，有梵僧言：「於蔥嶺見二使者凌虛而過，云：『 東取華嚴菩薩大牙，歸國供養。』 」有詔啟塔，果失一牙。闍維，舌根不壞，如紅蓮色。
李長者，名通玄，太原人。日食柏葉棗餅，因呼棗柏大士。嘗負經山行，遇一虎，撫之曰：「吾欲著《華嚴論》，能為擇棲止耶？」因以經囊負其背，虎至神福山原下土龕而止。士即於龕著論，每夕口出白光，以代燈燭。有二女子汲水炷香，食時具饌，齋畢撤去。如是五年，著論畢，滅跡不見。
唐憲宗詔譯經於醴泉寺，諫議孟簡、補闕蕭俛潤色文義。
修雅法師《誦法華經歌》云：「山色沉沉，松煙幕幕。空林之下，盤陀之石。石上有僧，結伽橫錫。頌白蓮經，從旦至夕。左之右之，虎蹤狼跡。十片五片，異花狼藉。」
窺基法師，尉遲敬德猶子也。從玄奘受《瑜伽》，學通唯識，開慈恩宗。性豪侈，每出入必治三車，備經書食饌，時號三車法師。終南山宣律師，持律精嚴，感天廚供養，聞三車之號，心竊薄之。一日，基訪律師，日過午，天饌不至，基辭去，天乃來。律師責以後

時，天曰：「適大乘菩薩在此，翊衛嚴甚，無自而入。」律師聞之，乃大驚異。
茅山道士吳筠作書深詆釋氏，時法師神邕者著論折之。給事中竇紹見邕論，嘆曰：「邕可謂塵外摩尼，論中師子。」
法師慧瑞住襄陽，居山頂，引汲為勞，欲他去。夜夢神人長丈許，紫衣，來前曰：「但講大乘經，能令所居光明榮勝，願住此，勿他往。法師需水易耳，來月八日當得之。自往劍南請一龍王，行至矣。」及期果信。
慧眺法師，習小乘法，住哲公座下，聞講《大論》，心生不信，六根流血。後懺謝，復學大乘。
崇慧法師，大曆中與道士鬥法，以身投猛火中，須臾自出，道士稱服。
宣律師云：「觀音大士昔為妙善公主。」世傳觀音為女身，本此。
宣律師嘗行道，中夜臨砌，蹶且仆，有年少介冑擁衛之。師問為誰，荅曰：「弟子博乂天王張瓊也。以師戒德，故來給衛耳。」又授師佛牙及餌藥脩合之法。
太平興國七年譯《大乘莊嚴寶王經》，御製三藏聖教序(先是唐貞觀時，太宗製聖教序。)
孤山法師，諱智圓，一號中庸子。與處士林逋及慈雲懺主友善，嘗自作祭文挽詩，三日而滅。景祐中啟塔，爪髮俱長，唇紅微開，齒如珂雪。
慈雲懺主，諱遵式，所居為古靈山寺。西巖有檜，始西晉慧理法師，年久枯壞，式誦大悲咒，以水灑而活之。
陸省庵《持法華經偈》云：「盥手清晨貝葉開，不求諸佛不禳災。世緣斷處隨他斷，劫火光中舞一迴。」
宣和中，廢沙門為德士，法師道永上書極諫，帝怒，黥之，流春陵。屢著神異。建炎初，召見，命去其黥。永曰：「先帝墨寶，不忍去也。」帝大笑云：「卿到老倔彊耶？」賜號寶覺，住大中祥符寺。後坐脫，闍維，舍利無數。
天岸法師，嘗於定中見一尊者，授以犀角如意，自是博辯無礙。至正中，海岸傾頹，竟數十里，師咒沙擲地救之，賴以無恙。
浮休法師，嘗住天竺，適瓔珞泉涸，禱之泉湧，因名再來泉。趙子昂每稱為僧中御史，以師不妄言笑也。至正中，罹難入滅。茶毘，舍利如菽。
宋濂云：「毘尼之法，魏嘉平中，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。至雒陽，曇無德、曇諦等繼之，立羯磨法。唐南山宣律師疏為四分律部。」
管東溟居士，吳人，擅天台一宗，自為講演，習荊溪學者，一時盡出其門。

萬曆七年，慈聖皇太后命素菴法師講《法華經》，至〈 寶塔品〉，空中忽現寶塔，太后驚異，出金縷僧伽黎賜之。
素菴，襄陽人，少為郡諸生，出俗住栖霞，大得賢首之旨。
萬曆十五年，麓亭法師講《華嚴大鈔》於萬壽寺，至〈 入法界品〉，天雨寶花，大地震動。

學佛考訓卷四

錢唐俍亭和尚淨挺緝

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訂

蓮宗

問白蓮於五老，邀玄鶴於東林。陶令可期，客兒尚在。非同河上之遊，不入醉鄉之夢。

慧遠少為儒生，博極群書，尤邃《老》、《莊》、《周易》。初止江州龍泉精舍，後於廬山東林棲逸。偶風雷夜作，明發就觀，良材駢列。桓將軍伊驚異，奏立寺焉。時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者，遠公與劉遺民、雷次宗等十八高賢結淨土之遊，凡一百二十三人，皆同誓願。

遠公《東林雜詠》云：「崇巖吐清氣，幽岫棲神跡。希聲奏群籟，響出山瀏滴。有客獨冥遊，徑然忘所適。揮手撫雲門，靈關安足闢。流心叩玄扃，感至理勿隔。孰是騰九霄，不奮沖天翮。妙同趣自均，一悟超三益。」

劉遺民，嘗於定中見佛光照地，皆成金色。阿彌陀佛放玉毫光，垂手引授。又嘗入七寶池，掬水而飲，出定，異香發毛孔間。

遠公送客，不過虎溪。一日，與道士陸修靜、徵君陶淵明共語，不覺過溪，遠乃失笑。

遠法師臨化山中，峰澗寺落，皆見千眼仙成隊，執幡幢香花，赴東林寺。

謝靈運，嘗於東林鑿二池以栽蓮華，時欲入社，遠公謂客兒心雜，未許也。

遠公退隱硤石山，註《涅槃經》成，擲其筆曰：「若疏義契理，筆當駐空。」已而果然，後人因名曰擲筆堂。

謝靈運《淨土詠》云：「法藏長王宮，懷道出國城。願言四十八，弘誓拯群生。淨土一何妙，來者皆菁英。頹年欲安寄，乘化好晨征。」

廬山東林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蕖，因波而轉，定十二時，謂之蓮華刻漏。

西林慧永，初與遠公同依道安。至太元中，永公先至潯陽，刺史陶範留憩廬山，捨宅居之，乃創寺曰西林，嶺上一室曰香谷。

遠公報羅什偈云：「本端竟何從，起滅自無際。一微涉動境，成此頹山勢。惑相更相乘，觸理自生滯。因緣雖無主，開途非一世。」

劉孝綽詩云：「尋因途乃異，及捨趣猶并。苦極降歸樂，樂極苦還生。豈非輪轉愛，皆緣對著情。一知心相濁，樂染法流清。」
劉程之，嘗作《蓮社誓文》，有云：「識以悟心，形由化革。藉芙蕖於中流，蔭瓊柯於詠言。飄靈衣於八極，沉香風以窮年。辭旨並妙。」(遺民，名程之。)
王融《懺悔三業詩》云：「樂由生滅，患以身全。業資境造，事假言筌。利名相倚，榮辱茲纏。燕驥匪躡，銅鍇徒鐫。感端風緒，愛境情懸。不勤一至，何階四禪？」
王齊之《念佛三昧詩》云：「妙用在幽，涉有覽無。神遊昧徹，識以照麤。積微自引，因功本虛。泯彼三觀，忘此毫餘。」
王融《法樂辭》云：「生老終已縈，死病行當荐。方為淨國遊，豈結危城戀。」又云：「鷲巖標遠勝，鹿野究清玄。不有希世寶，何以導濛泉。」
李太白《淨土詩》有云：「向西日入處，遙瞻大悲顏。目淨四海水，身光紫金山。勤念必往生，是故稱極樂。珠網珍寶樹，天花散香閣。圖畫了在眼，願托彼道場。以此功德海，冥祐為津梁。八十一劫罪，如風掃輕霜。庶觀無量壽，長願玉毫光。」
溫庭筠詩云：「世機消已盡，巾履一飄然。一室故山月，滿瓶秋澗泉。禪庵過微雪，香寺隔寒煙。應共白蓮客，相期松桂前。」
耿韋詩云：「少年常昧道，無事日悠悠。及至悟生死，尋僧已白頭。雲迴廬瀑雨，樹落給園秋。為我謝宗許，塵中難久留。」
唐代宗嘗迎法照入宮，令宮人五會念佛。法照曾於并州作是會，感動宮闈，時稱五會法師，弘淨土之教。
般舟和尚，崇修念佛三昧，所居為般舟臺。柳子厚嘗稱之云：「壞衣不飾，揣食不味，百有二十，而志不衰。」
白居易嘗捐俸錢三十萬，作西方圖，為彌陀肖像，并說讚曰：「極樂世界清淨土，無諸惡道及眾苦。願如我身老病者，同生無量壽佛所。」
永明壽偈云：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。現世為人師，來生作佛祖。」
圓照本歸老靈巖，崇修淨業。元祐中，汴京曦法師嘗入定遊淨土，見大蓮華，光明黃色，其二題曰：「宋比丘宗本之座。」定起以語本，本曰：「本修禪時，心在極樂，無二相也。」
廣慧大師，住阿育王寺，親睹舍利光中現釋迦佛身，師遂誓焚身報佛，取香油塗身，合掌誦佛火然。大眾見五色祥雲自頂上起，光中現菩薩金身，長可二尺，晃然四照，映雲而滅。
四空法師，出家五臺山說法，天花晝下。及歿茶毘，道俗見白雲中現樓閣莊嚴，白鶴孔雀種種畢具。俄而天樂振空，移時方滅。

大行禪師，誦《彌陀經》三七日，睹琉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前。唐僖宗聞其事，詔入內庭，賜號常精進菩薩。及歿，肉身不壞。
善導和尚，每念佛一聲，飛光一道，隨口而出。事聞朝廷，敕所居為光明寺。後登柳樹，端坐而化。
少康法師，縉雲人。乞食得錢，誘小兒誦佛一聲，予一錢，康聲獨高。一日，眾見佛從康口中出，立逝之夕，有光燭天。
四明尊者，初欲焚身，如藥王故事。楊翰林億作札，并傳旨留之。及天聖六年，無疾驟稱佛號而逝。露龕二七，爪髮俱長。闍維，舌根不壞，舍利如雨。
馮濟川，諱楫，自號不動居士，仕給事中。所至與賢士大夫、高僧逸民續廬山蓮社，施藏經四十八藏，藏五千餘卷。紹興中，具衣冠，望闕再拜已，換僧伽黎衣，陞高座，跏趺說偈而逝。
佛印禪師，嘗講《金剛經》至六如偈，有虎丘朱進士者，聞而喜之，因感異夢，持誦不輟，至老彌篤，臨歿書偈曰：「八十九年朱公，兩手劈破虛空。腳踏浮雲粉碎，立化菩提樹東。泊然而逝。」
廣平郡夫人馮氏，嘗見慈受深禪師持戒念佛，十年不惰。一日，忽書偈曰：「隨緣任業許多年，枉作老牛為耕田。打疊身心早歸去，免教鼻孔受人穿。」異香馥郁，安坐而化。
岳武穆詩云：「功業要刊燕石上，歸休終伴赤松遊。丁寧寄語東林老，蓮社從今著再修。」鵬舉，有心人，夙饒慧業。
王禹偁詩云：「夢幻吾身是偶然，勞生四十又三年。任誇西掖吟紅藥，何似東林種白蓮。」
楊鐵崖題東林詩有云：「結爾東林社，招我南山歌。回視有漏因，已悟影與魔。」
陳師道寄參寥子詩云：「平生西方願，擺落區中緣。惟於世外人，相從可忘年。」參寥子，諱道潛，與子瞻友善。
中峰偈云：「禪外不曾譚淨土，須知淨土外無禪。兩重公案俱拈卻，熊耳峰頭開白蓮。」
文潞公彥博，專念阿彌陀佛，欲結十萬緣會。後如如居士顏丙作頌贊之，有云：「如君膽氣大如天，願結西方十萬緣。不為一身求活計，大家齊上渡頭船。」潞公年九十餘，雒社耆英，公為之首。
尚書陳瓚，修淨業，疾革，置水槅前。眾見冰中湧出七級浮屠，欄楯鉤綴，窗格玲瓏，無不周備。陳乃化去。
常熟黃觀察，家一老媼耑修淨業。臨歿，一舊籃裙衣裡十二幅，忽現出十二觀音像，各幅變相不同，咸具竹林鸚鵡之致，經一晝夜乃滅。
南宋沈三郎，耑心淨慮，臨歿端坐而逝。荼毘日，有白鶴二十九隻，飛鳴雲表，久之西去。

蓮池大師。姓沈氏，仁和人。有《東昌悟道偈》云：「二十年前事可疑，三千里外遇何奇。焚香擲戟渾閒事，魔佛空爭是與非。」後住雲棲，崇弘淨土，為蓮宗第八祖。

袁中郎居士，頗悟禪宗，兼修淨土。已卒，而其弟小修夢來迎己，且云：「幸生淨土矣。」弟曰：「何緣至此？」曰：「以某生時著《西方合論》耳。武林虞淳熙著淨土詩，亦生中品。」

楊嘉禕，家世閥閱。年十三，郎持不殺戒。後入南雍，益修淨業。一日，忽白光滿室，青蓮現空，見丈六金身，接引而去。

仁和孫文學標，妻朱氏，持戒念佛。嘗光中見化佛像，燈燭熒然，忽成五彩，有佛跏趺其上。及歿，端坐合掌，稱佛號不輟。越三日，顏色不變。

龍舒居士，姓王氏，篤信淨業，著《往生錄》行於世。

于見素居士，諱明照，舉孝廉，崇修淨土。後為仕宦捐俸，刻書本藏經，以便學者。與其弟潤甫及丹陽賀知機、金壇繆仲淳、吳江周仲大、沈及庵、吳孚泉、嘉禾賀道星、朱廣原君升、曹石蒼諸公，先後助揚，並弘蓮社之學。

學佛考訓卷五

錢唐俍亭和尚淨挺緝

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訂

慈航

觀魚濠上，綽有深情；放鳥林間，自成高致。將知天地與我同根，矧云萬物皆吾一體。

陸法和，自稱荊山居士，少隱清溪，為湘東王所重。嘗將兵擊任約，揮白羽扇，返風滅火，大敗約軍。所至必立放生池，以殺生為戒。(天監、普通以來，武帝每戒屠殺。)

北齊高帝迎僧稠入宮，受菩薩戒，盡停五方鷹犬及傷生之具，禁境內屠殺。

天台智者大師，初弘教觀，戒殺放生。陳隋之間，多尚其教。

貞觀七年，敕禁堰寨取魚者，并斷屠殺。嘗禁捕魚。先是，詔天下年三月六日普斷屠殺，至此遂著為令。

乾元二年，詔天下諸州置放生池八十一所。時昇州刺史顏真卿為撰碑記，有「流水救涸，寶勝稱名」等語，一時傳述。

宋真宗天禧元年，詔天下立放生池，如唐肅宗故事。王文穆公疏請西湖為放生池，朝論可其奏，慈雲懺主諷之也。

永明壽禪師，初為吏，輒以官錢放生。坐罪當斬，刀不能入，乃得釋為僧。日行百八善事，鳥巢於衣裓中，群羊跪而聽法。有神遊地府者，見冥王祀其像，曰：「此彌陀後身也。」著《宗鏡錄》一百卷。高麗嚮風，歿葬宗鏡堂後。

宋僧觀公，住黃巖正等寺，嘗畜一鴝鵒，令之念佛，一日立化。觀公葬之，有紫蓮華出自土上，尋之則華從舌本出也。

唐邵彪，夢至一公府，見大鑊中有蛤蜊作人身，呼彪名。彪懼念佛，蛤變黃雀飛去。彪後及第，官安撫使。

唐文宗嗜蛤，沿海官皆先時遞進。一日設饌，中有一蛤，忽現菩薩形儀，梵相具足。帝大駭異，貯以金粟檀香盒，賜興善寺，令眾觀之。復令天下寺院，各立觀音形像。

韋皋嘗訓一鸚鵡，令念佛。鵡斃，皋曰：「是能念佛，宜以桑門禮化之。」闍維，果得舍利二粒，皋為之記。

武后畜一鸚鵡，名雪衣，通《心經》，后貯以金絲籠。偶一日戲曰：「能作偈求解脫，當放出籠。」雪衣若喜躍狀，須臾朗吟曰：「憔悴秋翎似禿衿，別來隴樹歲時深。開籠若放雪衣去，嘗念南無

觀世音。」后喜，即為啟籠。居數日，立化於玉球紐上。后以紫檀作棺，葬於後宮異苑。
唐文宗以浮屠事無補大化，欲盡去之。會尚食廚烹雞卵，方燃火，忽聞鼎中有聲極微，迫而聽之，乃呼觀世音菩薩也。事與食蛤事頗類。
吳興郡宗益，嘗剖蚌得羅漢像，偏袒右肩，翹首左顧，以歸慈感寺。
唐詢，家烹雞，忽火光出釜中，視之，水面成五色，有未產雞子，黃化菩薩像，眉目了然，白化蓮華座。
潁川王戶部，一日宴客，庖人剖鱉，有鬼判各一，朱髮藍面，左執筆，右執簿，種種具足。
李太宰生平持不殺戒，偶過客，客為殺鵝，公不懌曰：「我固不食，何為殺之？」有頃，其鵝翎從地飛起，結成蓮花，現於前，久之始散。
遂昌民宋甲剖一鱉，中有比丘端坐，握摩尼珠，衫履斬然。
溧水俞集，舟行淮上，見蚌蛤必買放之。一日買蛤，倍價不售。置釜中，忽光起，一大蚌裂開，見觀音像旁有兩竹相對，衣冠瓔珞，竹葉枝幹皆真珠綴成。舟人誦佛悔罪。
《宣室志》云：「當塗民劉成鬻魚蟹，天暮泊舟，四無人跡，忽聞舫中有連呼佛號者，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而呼，其聲甚厲。劉毛盡豎，匿身蘆中伺之。俄而萬魚俱跳躍呼佛，佛聲動地，大懼，悉投魚於江中。」
恩州民張氏，以屠牛致富。一牛臨命，跪若有請，張竟殺之。取其肝，忽水珠迸出，色如水銀而圓，大小不等。及烹肉，刀不能割，皆有圓珠，胃臟盡然，始知為舍利也。張即日棄業，作一塔葬之。
崇寧中，衛州獲嘉縣民職氏屠豬祭賽，有劉氏獵犬銜其棄骨，四日不食。劉使其子析骨視之，有如來像，髻珠如粟，瞑目跏趺，瞳子隱然，莊嚴畢具。晁无咎作贊述之。
政和丁酉，真州近村富人，群犬爭銜一牛脛骨，眾異而破之，血凝如玉，成菩薩形，衣紋瓔珞，相好奇特，雖雕琢不及。
杜子美《觀打魚詩》有云：「蒼江漁子清晨集，設網提綱萬魚急。能者操舟疾若風，撐突波濤挺叉入。小魚脫漏不可紀，半死半生猶戢戢。大魚傷損皆垂頭，倔強泥沙有時立。東津觀魚已再來，主人罷鱠還傾杯。日暮蛟龍改窟穴，山根鱣鮪隨雲雷。干戈兵革鬥未已，鳳凰麒麟安在哉？吾徒胡為縱此樂，暴殄天物聖所哀。」
王荊公《放魚詩》云：「捉魚淺水中，置之最深處。當暑脫煎熬，翛然泳而去。豈無良庖者，可使供匕箸。物我皆畏苦，捨之寧啖茹。」

陸放翁嘗詠戒殺詩云：「物生天地間，同此一大虛。林林各自植，但坐形骸拘。日夜相殘殺，曾不置斯須。皮毛備裘褐，膏血資甘腴。雞鶩羊彘輩，尚食稗與芻。飛潛何預汝，禍乃及禽魚。豺虎之害人，亦為饑所驅。汝顧不自省，何暇議彼歟。又于人類中，各私六尺軀。方其忿怒時，流血視若無。我欲反其源，默觀受氣初。挺刃之所加，慘若在我膚。朝飯一釜豆，暮飯一盂蔬。捫腹茆簷下，陶然歡有餘。」又云：「郊居去市遠，豬羊稀入饌。既畜雞鶩群，復利魚蟹賤。暴殄非所安，擊鮮況親見。那得屠殺業，為客美殽膳。餘年尚有幾，過日如露電。豈無園中蔬，敬奉君子宴。」

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，云使髮光，每沐輒破二三十枚。臨死，髮中聞啾啾數千雞雛聲。

獵戶某，見一鹿，盡力射殺之，就視，乃其子也。大驚，悔成疾，尋死。

江陵劉氏，以賣鱔為業。後生一兒，頭是鱔，自頸以下，方為人耳。

王克為永嘉郡守，有人餉羊，集賓欲讌，而羊繩解，來投一客，先跪兩拜，便入衣中，此客竟不救。請須臾，宰羊為炙，先行至客，一臠入口，便爾叫呼，大作羊鳴而死。

梁孝元在江州時，望蔡令某經亂廨，焚寄寺。住民將牛酒作禮，係牛剎柱，設座接賓。牛忽觸階拜，令大笑，命左右殺之。醉飽臥簷下，醒覺體癢，搔成隱疹，因癩，十許年死。

楊思達為西陽郡守，值侯景亂，時復旱，饑民盜麥。思達遣一部曲視盜者，輒截手腕，凡戮十餘人。後部曲生一男，自然無手。

齊有一奉朝請，家甚豪侈，非手殺牛，噉之不美。年三十許，病篤，見牛來，舉體如被刀刺，叫呼而死。

江陵高偉，隨顏之推入齊，凡數年，向幽州淀中捕魚。後病，每見群魚齧之而死。

蔡京喜食鶉，預籠畜而烹之。嘗夢鶉數千訴於前，其一致詞曰：「食君廩中粟，充君箸下肉。一羹數百命，生死猶轉轂。看君壽千春，禍福相倚伏。」京甚畏之，尋死。

陳元植，嘗飼鳥，夜夢緋衣人謂曰：「爾壽甚促，因濟活生命，以此延長。」後果百歲，無疾而逝。

李景文，嘗買魚放生，後因餌丹砂中毒，疽發於背，醫不能療。偶瞑目，覺群魚濡沫其背，快然清涼，疾遂得愈。

蘇子瞻知杭州，於西湖立放生會，後人因之。

會稽陶石簣居士，參散木老人，力窮向上，嘗作《放生辨惑篇》以貽世。

餘杭嚴忍公居士，早年學道，不耽世榮。工書法，作詩文，廣迪吉錄，規誨群倫。創放生社於西溪河渚，歲時不絕。
朔法師云：「鯊魚一首十身，何羅魚亦一首十身，音如吠犬。又茈魚如鮒，一首十身，臭如蘼蕪。魚雖濕生，頗極怪異。丹、洛二水產人魚，四足，音如嬰兒。諸懷之水產鮪魚，魚身犬首，音如嬰兒。鯢魚似鯰，四足，聲似小兒，能致風雨。磁州出孩兒魚，四足長尾，聲如嬰兒。東海有美人魚，長六七尺，美如婦人，眉目口鼻手爪無不具足，肉白如玉，五色輕軟，髮如馬尾，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。橫公魚長七八大，狀如鯉魚而赤，晝在水中，夜化為人。奔[魚*受]魚一名瀱，非魚非蛟，大如船，長三四丈，兩乳在腹下。青丘之山出赤鱬，其狀如魚而人面，其音如鴛鴦。海外有氐人國，其人人面魚身而無足。魚之與人，相去曾幾，罟師漁人習而殺之，可嘆也。」
嘉祐末，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，能人言，號曰海多，人爭睹之。嘗召至禁中，賞賚盈積。後至李氏園，躍入池，不可復獲。(晉時，江夏張騁所乘牛忽人言，犬亦人言。唐光啟元年，河東有牛人言。宋乾道初，虎丘之雀人言，荊南之虎人言，盧傳素家馬人言，夢澤之鹿人言，南唐苑中鹿亦人言，于闐野豕人言，渭南主人豬亦人言，嚴遵美家貓犬相對人言，鄰陽龔紀貓人立而言，羅含之雞能人言，西周之犬能人言，鄭宏之之犬黃撅能人言，華表之鶴人言，王周南家鼠能人言，路岩家馬忽作人言，東都龍門寺蜂作人言，南州白鶴作人言。固知人與眾生異形同體。)
黃帝遊雒水，見大魚，雨七日，魚流而得圖書。帝與天老迎之，至翠渢之泉，有鱸魚泝流而至，蘭葉朱文，五色畢見，沉白圖以授帝，蓋河圖、雒書也。禹觀於河，見白面長人魚身，出曰：「吾河精也。」授禹河圖而還於淵。湯觀雒，有黃魚化為黑玉。武王渡孟津，白魚躍舟，腹下有赤文成字。魚者，龍之屬也。魚可食乎？
姚江徐侍御舟中，鱉作人言，或命放之，庖人不聽。就烹剖，中有帶甲人騎馬似天神狀，庖人大驚仆，悔無及矣。

學佛考訓卷六

錢唐俍亭和尚淨挺緝

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訂

世辟

軒轅訪道，漢武求僊。苟知崔浩之非，自鮮阿闍之難。故登列辟，致儆將來。

黃帝訪道崆峒，得天真皇人之書，其言與佛乘合。

漢明帝夢金人長大，項有日光，飛至殿庭。詔問群臣，無知者。傅毅、王遵等，推《周書異記》，謂西域有佛，身黃金色，是其祥也。帝遣博士中郎一十八人，入西域求佛法。至月氏國，遇梵僧攝摩騰、竺法蘭，奉佛經像來京師。詔于西雍門外立寺，因白馬馱經，遂名白馬寺。永平十四年，詔道士費叔牙等，與沙門辯法。時正月十五日，火大作，佛經像不燬，方士稽首欽服。

摩騰、法蘭言：「如來入滅，遺舍利，育王設塔在支那者，共十九處，雒陽城東其一也。」夜有光怪，民呼聖塚。即日駕幸其處，見三身現圓光中，侍衛呼萬歲。因為建塔，凡九層，高二百尺。明年，有金色手現塔頂。

永平中，楚王英喜為浮圖，每齋戒奉縑贖謾。帝還之，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。

簡文帝時，沙門竺法義講經殿中，王導、孔敷承風敬友，武帝亦預席。

簡文帝嘗作十空詩，有云：「空持生識縛，徒用長心災。六塵俱不實，三界信悠哉。」又云：「息形影方止，逐物慮恒侵。若悟假名淺，方知實相深。」

晉武帝太元六年，立精舍殿內，延諸沙門講道。

晉哀帝興寧中，沙門竺法潛講《般若》於禁中，著屐上殿，都人聚觀。帝強以衣冠，不允。及寧康中入寂，帝錫詔曰：「法師理悟虛遠，風鑑清高，棄宰輔之榮，襲染衣之素，山居世外，篤勤匪懈。賜縑錢十萬，助建塋塔。」敕葬沙門自潛始。

宋文帝謂丹陽尹何尚之曰：「適見顏延之、宗炳著論，發明佛法，甚為名理，並是開獎人意。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，朕則垂拱致太平矣。」

西域獻火浣布袈裟，宋文帝嘗自服之。

宋文帝欲持齋不殺，那跋摩尊者謂之曰：「帝王所修，與匹夫異，安在輟半日之餐，全一物之命，然後為弘濟耶？須貽勤儉，綏邦國耳。」帝撫几嘆曰：「俗迷遠理，僧滯近教，如師之言，可謂天人之際矣。」
宋明帝旦食常齋，日誦《般若經》，感舍利自空而下。造湘宮寺，又造弘普寺，設丈六金像奉之。
竟陵文宣王，齊之諸公子也。篤意清尚，雅好賓客，每招致僧侶，講論佛法，弘支、許之風，親為眾僧行水賦食。
北齊文宣帝詔僧稠至京師受菩薩戒，因建雲門寺於鄴以居之。
北齊成帝受菩薩戒，於法上沙門修布髮掩泥故事。梁武帝作《金剛懺文》，有云：「無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，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。」(武帝足行離地，頂有祥光，日中無影。)
梁天監中，賜法師慧超為壽光學士。
梁武帝自披袈裟，講《放光般若經》，感天雨花，地變金色，時謂之佛心天子。
武帝於華林園重雲殿集四部眾，自講《三慧般若經》。時傅大士在會，王太子問法，又劉中丞亦問法。士曰：「日月停景，四時和適」云。
武帝嘗於含光殿焚疏，默請雲光法師及誌公齋。翌日，誌公果至。
誌公年九十三入滅，梁武帝以金二十萬易建康鍾山葬之，建浮圖五級，敕玉筠勒碑其上。
昭明太子刱惠義殿於東宮，招天下名僧居之。
北魏獻文帝雅好浮圖，禪位太子，自稱太上，徙居崇光宮。宮在北苑，建鹿野浮圖於苑中，招致僧徒，與譚禪理。
獻文帝嘗造天宮寺，作佛像四十三尺。又於長安北臺起永寧寺塔七級，高三十丈。又雲中造建明寺，四方諸寺一千餘所，度僧尼七萬七千人，時頗稱治。
魏孝文帝令六宮侍女持六齋慕道者，放之出家，度僧尼萬四千人，齋一切僧，京城七日行道。
孝文帝詔就少室山立少林寺，命佛陀禪師居之。(同時選孔氏宗子一人，封崇聖侯，奉祠祭。)
魏宣武帝自講《維摩經》於式乾殿，令沙門流支譯論於紫極殿，又別立永明寺、瑤光寺，凡寺一萬三千，僧二百萬。
北魏胡太后造石窟寺於伊闕，設金玉像，為浮圖九層，高九十丈。又造永寧寺於宮側，頗極華侈。
陳文帝天嘉四年，設無遮大會於太極殿，僧徒十萬人。
陳太建二年，建靈剎，高十有五丈，下安佛爪，長二寸，闊一寸，藏諸寶篋，光飛五色，焰起一尋，傳以為異。

陳文帝嘗作《法華懺文》，有云：「理無二極，趣必同歸。但因業因心，稟萬類之識；隨見隨著，異群生之相。」
隋文帝微時，嘗遇梵僧，授舍利一裹。及即位，奉佛甚謹。詔泰、華、嵩、衡等州三十處，各建舍利塔。復分舍利於岐、陜等五十三州，同時建塔，期用四月八日。
隋文帝嘗云：「朕興崇佛法，好食麻豆，前身是從道人中來。少時在寺，至今樂聞鐘鼓之聲。」史曰：「帝，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。」
隋文帝嘗與后食，從齒下得舍利，以銀碗水浮其一示百官，須臾忽化二粒，先後得舍利十九粒，盡放光明。
隋煬帝初封晉王，任總江淮，因從智者受菩薩戒。既而淫侈毀戒，每出入以女冠、道士自隨。又傍龍山作彌陀坐像，高百三十尺。及難作，為近臣所弒。蕭后與宮人撤漆版為小棺，殯於西苑。學佛不終，可鑒也。
唐高祖捨晉陽舊第為興聖寺，齋供千僧，建道場於朱雀門南，又於太極殿前七日行道。
唐太宗捨終南舊宮為龍田寺，更名翠微寺，又以太原舊第為天宮寺。
唐文皇以七寶箱奉舍利三十，自內而出，置金琉璃瓶，分道往送三十州，幢蓋伎樂，種種供養。
唐文皇行方等懺悔法，每空中放大光明，七佛現相。唐文皇寫經四十六藏，十三萬卷，修治故經四百部，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區，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，宮內造刺繡織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，崇緝寺宇五十餘所。隋智高等齎梵經自西域還，帝親為撰序，又敕文臣虞世南、李伯藥、褚遂良、顏師古、岑文本、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。
貞觀五年，立瑤臺寺。顯慶四年，以玉華宮為寺，又以御服施諸寺僧，禮薦所誅戮者。
太宗敕法師玄琬入宮，為妃嬪及皇太子諸王受菩薩戒。
貞觀十九年，召見三藏法師於鸞儀殿，從平章房玄齡之請也。又賜法師百金磨衲并寶剃刀，尊重無比。
玄宗開元中，嘗御華萼樓，召法師道氤與道士尹謙論辯。氤雄論奮發，海注河傾；謙對荅失次，理屈辭殫。帝嘆羨氤，賜絹五百充法施，另集《佛道論衡》一本，庭議咸服。
唐肅宗志慕禪宗，禮南陽為國師，晨夕問道。
肅宗乾元中，詔不空三藏入內廷為帝，受轉輪王位七寶灌頂。
乾元中，詔僧無漏入禁中立化，足去地尺許。

代宗大曆中，詔不空三藏為內侍大臣及諸將帥悉授灌頂，加號大廣智三藏法師。
大曆中，沙門崇慧與道士史華角法，華履刃招慧，慧躡而昇，往返無害。慧薪烈火於庭，自入呼華，華慚汗不敢視。時代宗帥百僚臨觀之，賜慧號護國三藏。慧嘗持首楞嚴咒，論者謂為咒力也。後不知所終。
大曆中，命作盂蘭盆會於禁中，建巨幡自太廟迎入。翌日，太廟三室生靈芝，帝賦詩稱美。貞元間，復建會，尋故事云。
貞元四年，詔迎岐州無憂王寺佛指骨入禁中供養。貞元二年，詔律師道澄入宮，為妃嬪內侍授戒。
唐德宗嘗云：「萬有之法，本原於心，心生法生，心滅法滅。故以心觀心，心外無法，心惟常住，道其遠乎？」
唐憲宗元和中，詔鵝湖大義禪師於麟德殿問道，又詔重雲暉禪師住章敬，召問便殿，輒契玄旨。
唐宣宗大中間，興崇禪學，五宗始盛。宣宗初依鹽官為沙彌，避宮掖之厄也。住水西，更名資聖。嘗作口號，有云：「樓閣凌雲接爽溪，鐘聲遙與櫓聲齊。長安若問江南事，報道風光在水西。」爽溪即月河也。今秀州北城外三四里，地近月河，有古資聖寺存焉，一名萬壽。
唐宣宗太子慕道，嘗自霍至衡，西望峰頂，見文殊出現，因以其山為太室，號玉鏡峰。至今常現瑞光，晶彩如玉。
後唐莊宗見興化，以手摸襆頭角。又禮華嚴和尚，奉為國師。(燕王奉趙州、閩王奉雪峰、江南李主奉法眼、吳越武肅王奉韶國師奉永明壽，不可殫述。)
宋太祖屢造佛寺，每歲度僧八千人。修京師封禪寺為開寶寺，北鎮五丈河極其巨[(一*一)/旧]。
建隆三年，詔僧明童行試經得度，通《法華》者乃准披剃。
開寶元年，敕侍郎劉熙古監造金字、銀字佛經各一藏。四年，再造金字佛經一藏。五年，敕雕佛經板一藏。
宋太祖嘗詔僧贊寧進阿育王塔舍利入禁中供奉，因以開寶寺西北造浮圖十一級，下作天宮以納之。宋太祖嘗奉佛牙於東京大相國寺，太宗因為之讚，讚曰：「數重金色潤，一片玉光寒。」廷臣一時稱善。佛牙者，唐高宗顯慶間得自宣律師，世傳不絕者也。真宗、仁宗亦為製讚。
乾德二年，詔沙門繼業等三百人，往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。至開寶九年始歸，得《涅槃經》一函，四十二卷。乾德三年，滄洲僧道圓自西域還，得佛舍利及貝葉經四十夾。

宋太祖每長春節，召三學僧入殿試義。是日，仍請大僧陞座說法，著為令。
宋太宗每設問端，考驗禪者。時駙馬李遵勗頗擅玄學，帝加寵眷。
大平興國中，普度天下童行為僧，自元年至八年，度僧一十七萬。
宋真宗咸平中，新譯經成，御製序，又御製《法音集》入藏。
慶曆三年，詔迎佛牙於禁中，禱雨，以海上薔薇水灌之，得舍利一顆，貯琉璃瓶中，七寶嚴飾，藉以白疊，覆以瓔珞、龍鳳衣，供奉踰月。
宋仁宗雅好禪學，嘗閱投子語，至僧問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投子連叱，遂有省。因作《釋典頌》十四篇，其首章曰：「若問主人公，真寂合太空。三頭并六臂，臘月正春風。」後以賜大覺璉，璉因屬和。
哲宗元符三年，治少室，更名面壁庵。時出芝一十二本，華各異色。甘露雨於池，夜有光四起燭天，人以為異。
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，開寶塔，表裏通明徹旦，宮中降御香祀之。
天聖九年，詔迎曹溪衣缽入禁中清淨堂供養，尋遣使送還。(高宗奉德朋禪師，作詩為贈，有「草深炯景重，林茂夕陽微」之句。德朋住崇先，即真歇嗣也。)
徽宗崇寧中，禮佛牙入大內，御製讚展敬。次舍利隔水晶躍出如雨點。
政和三年，詔尼慧光入內庭，對御陞座說法，賜號淨智大師。尼說法且對御，非制矣。
宋孝宗與僧問荅，有「空手鐵牛」之句，叢林傳之。
宋少帝，度宗長子，即德祐皇帝也。宋亡纔七歲，元世祖攜之北去，降封瀛國公。後習梵字為僧，母金太后為尼，宮人皆祝髮，供送衣糧，賜地頃畝。(初妻公主，後居沙漠為僧。)
金章宗嘗請報恩秀禪師宮掖說法，妃主以下並拜，感祥雲甘露之應。
元世祖嘗問僧元一曰：「孔老徒眾何以至少？如來徒眾何以至多？」元一曰：「富嫌千口少，貧恨一身多。」
元世祖嘗問眾臣僚云：「每日還不放閒也無？」群臣無以對。世祖乃於袖中出數珠示之。
元世祖嘗於宮中設齋，齋畢，天雨金花，繽紛而下，詔中林禪師焚道藏偽經。
世祖嘗賜大藏經三十六藏，於歸化諸國寫泥金藏經一部，貯以七寶琅函，度僧尼無算。詔免僧寺租稅。
洪武初，為鍾山之會，三學名僧一時並集。帝親臨睹之，頗極禪講之盛。

洪武四年，詔江南高僧十人，於蔣山大建法會。駕親臨幸，天花墜地。竣事還宮，佛光五道，貫月燭天，良久乃已。
永樂中，文皇帝自製聖教序，如唐貞觀故事。於是南北兩藏，極籤軸之勝。
永樂初，仁孝皇后夢感《佛說大希有功德經》，仁宗及漢王、趙王皆為之序。
永樂十七年，頒賜佛經於大報恩寺及淮安等處。時彩雲滿天，雲中現菩薩、羅漢、龍、鳳、獅、象及七寶浮屠等。天雨金花，祥光大集。有紅鳥白鶴，飛繞盤旋，移時不去。
建文帝以靖難兵至，去為僧。初，太祖遺帝一小篋，云：「有急視此。」及啟視，但度牒而已。帝遂披剃，由湘湖入蜀，至雲南；去閩，又遊廣西。居壽佛寺十五年，陞座說法，歸者甚眾。正統中，思恩知州岑瑛聞於御史，奏之，驛送入京，號為老佛。有詩云：「流落江湖四十秋，歸來不覺雪盈頭。乾坤有恨家何在？江漢無情水自流。長樂宮中雲影暗，昭陽殿裡雨聲愁。新蒲細柳年年綠，野老吞聲哭未休。」後終於大內。(弘光時，加封讓皇帝。)

學佛考訓卷七

錢唐俍亭和尚淨挺緝

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訂

儒流

赤文綠字，本絕筌蹄；白馬玄龜，自離聞見。授之闕里之堂，授彼儒童之跡。

孔子嘗云：「西方有大聖人，不治而不亂。」語見《列子》。

《華嚴演義》云：「儒道深玅，不越三玄：《周易》為真玄，《老子》為虛玄，《莊子》為譚玄。」

《須彌四域經》謂伏羲即寶曆菩薩，女媧即吉祥菩薩。《辯正論》亦稱太昊為應聲菩薩。

《破邪論》云：「孔子即儒童菩薩，顏子即光淨菩薩，老子即迦葉菩薩。」《法行經》亦稱顏子為月光菩薩。今溧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，本孔子廟也，唐景福二年立。

《宣律師傳》云：「周穆王時，文殊、目連來化穆王，乃迦葉佛第三會說法也。」《列子》云：「穆王見化人，其言有本也。」《顏之推家訓》云：「三世之事，信而有徵，家業歸心，勿輕慢也。萬行歸空，千門入善，辯才智慧，豈徒七經百氏之傳哉？明非堯、舜、周、孔所及也。」

顏氏又云：「內外兩教，本為一體，內典五禁，外典五德，適相符也。仁者不殺，義者不盜，禮者不邪，智者不淫，信者不妄。至如畋狩軍旅，燕享刑罰，因民之性，不可卒除，就為之節，使不淫濫，歸周、孔而背釋宗，抑何迷也!　」

顏氏又云：「凡人之信，惟耳與目，耳目之外，咸致疑焉。漢武不信弦膠，魏文不信火布，比比然矣。執凡人之臆說，迷大聖之玅旨，而謂必無恒沙世界、微塵數劫，豈其然哉？又世有咒師，及諸幻術，履火蹈刃，移井種瓜，十變五化，尚能如此，何況神通感應，不可思量，千里寶幢，百由旬座，化成淨土，涌出妙塔，其不足疑明矣。」

顏氏又云：「善惡之行，禍福所歸。九流百氏，皆同此論。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，為惡而倘值福徵，便可怨尤，即為欺詭。彼頃橐、顏回之短折，原憲、伯夷之凍餒，盜跖、莊蹻之福壽，齊景、醜魋之富強，抑又何也？若引之先業，冀以後生，或精誠不深，業緣未感，時倘差違，終當獲報耳。」

顏氏又云：「內教多途，出家自是一法耳。若能誠孝在心，仁惠為本，須達、流水，不必剃落鬚髮，豈令罄井田為塔廟，窮編戶為僧尼也？若謂僧寺眾多，賦役衰少，執此而論，是大不然。昔妙樂之世，穰佉之國，自然稱米無盡寶藏，時和年豐，未必盡由農織也。若能偕化黔首，悉入道場，康樂和平，實始於此。」
顏氏又云：「形體雖死，精神猶存。人生在世，望於後身似不相屬，及其歿後，則與前身猶老少耳。念念隨滅，生生不斷，人身難得，勿虛過也。」
沈休文著《六道相續作佛義》，有云「佛知不異眾生知」，語亦有本。
李義山《贊佛偈》云：「吾儒之師，曰魯仲尼。仲尼師聃，龍吾不知。聃師天竺，善入無為。稽首大覺，吾師師之。」
柳子厚嘗為曹溪作碑，略云：「其道以無為為有，以空洞為實，以廣大不蕩為歸。」幾及千言，務為褒顯。蘇子瞻過而讀之，謂其言與孟軻合。
劉禹錫《佛衣銘》曰：「不有信器，眾生曷歸，是開便門，非止傳衣。初必有終，傳豈無已，物必歸盡，衣胡久持。先終知終，用乃不窮，我道無朽，衣於何有，其用已陳，孰非芻狗。」
王貞白《參雲居和尚偈》云：「巉路躡雲上，來參出世僧。松高半巖雪，竹覆一溪水。不說有為法，非傳無盡燈。了然方寸內，應始見南能。」
獨孤及見開悟禪師，問心法次第，因作詩寄韓郎中，有曰：「障深聞道晚，根鈍出塵難。濁劫相從慣，迷途自謂安。得知身垢妄，始喜額珠完。欲識真如體，君嘗法味看。」
司空圖與伏牛和尚偈云：「不算菩提與闡提，惟應執著便生迷。無端指箇清涼地，凍殺胡僧雪嶺西。」
顏真卿詩云：「忽[糸*干]塵外軫，遠訪區中緣。萬法原無著，一心惟趨禪。」
太尉王旦久居政府，病革，囑翰林學士楊億曰：「吾未來，願為芯芻，林間宴坐，觀心為樂。至易簀時，君為我剃鬚髮，著壞色三衣，用火葬禮，營骨塔於先營之側。」億曰：「公職居宰輔，未可以私廢公也。」與諸孤議，但以三衣置柩中，不藏寶玉而已。
夏英公竦、宋宣獻公綬並在政府試童行，因各取《法華經》七軸諷覽，宋公十日，夏公七日，不遺一字。
歐陽永叔每誹斥佛氏，已而參知政事輒病，夢至一所，十人冠冕環坐，一人曰：「參政安得至此？宜速反舍。」公出門數步，復往問之曰：「君等豈非釋氏所稱十王者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公由是篤信佛法。

歐陽永叔詩云：「巾履諸方遍，莓苔一室前。萎花吟次落，孤月定中圓。齋缽都人施，譚機海外傳。時應暮鐘響，來度禁城炯。」
蘇子瞻《地獄變相偈》云：「我聞吳道子，初作酆都變。都人懼罪業，兩月罷屠宰。此畫無實相，筆墨假合成。譬如說食飽，何從生怖汗。乃知法界性，一切惟心造。若人了此言，地獄自破碎。」子瞻蓋五祖戒後身也。
蘇子由獻佛印偈云：「塵沙印佛佛欣受，怪石供僧僧不嫌。空手遠來還要否？更無一物可增添。」
子由參順禪師，言下大悟，呈偈曰：「中年聞道覺前非，邂逅相逢老順師。搐鼻徑參真面目，掉頭不用別鉗鎚。枯藤破衲公何事，白酒青鹽我是誰。慚愧東軒殘月上，一杯甘露滑如飴。」
楊龜山《和陳了翁偈》曰：「盈科日進幾時休，到海方能止眾流。只恐達多狂未歇，坐馳還愛鏡中頭。」
胡安國頌南泉斬貓話有云：「手握乾坤殺活機，縱橫施設在臨時。玉堂兔馬非龍象，大用堂堂總不知。」煞有手眼。
韓昌黎嘗訪大顛，有三致書及留衣故事，周濂溪作詩憶之云：「昌黎自謂如夫子，原道深排釋老非。不識大顛何似者，數書珍重更留衣。」
周濂溪參佛印禪師，一日忽見草生有省，以偈呈印曰：「昔本不迷今不悟，心融境會豁幽潛。草深窗外松當道，盡日令人看不厭。」
范希文呈瑯琊覺禪師偈曰：「連朝共話釋疑團，豈謂浮生半日閒。直欲與師閑到老，盡收識性入玄關。」希文誦《金剛般若經》，輒有冥契。
陳忠肅公寄靈源清禪師偈：「書堂兀兀萬機休，日暖風柔草木幽。誰謂二千年底事，如今只在眼睛頭。」
邵康節《學佛吟》云：「飽食豐衣不易過，日長時節奈愁何。求名壯歲投宣聖，怕死老來親釋迦。妄欲斷緣緣愈重，徼求去病病還多。長江一片平如練，幸自無風又起波。」
邵堯夫著《元運會世說》，謂世界至寅而開，至戌而閉，其論與梵典合。梵典謂世界磨滅，經無量時，重雲遍覆，雨注梵天，大風披拂，吹彼聚沫，旋至空中，建立天地，由此始也。及三災起，阿耨池竭，大海乾枯，七日並出，煙燄彌空，天下洞然，謂為一劫，開已復闔，闔已更開，其說如此。
陸龜蒙詩云：「自有家山供衲線，不離溪曲取庵茅。舊曾聞說林中鳥，定後長來頂上巢。」
游定夫與呂本中書曰：「佛書所說，世儒亦未深考。前輩不看佛書，往往詆之。殊不知其所闢者，皆佛自以為不然者也。」

朱晦庵參天童滅，問：「如何是毋不敬？」滅叉手示之，庵改容作禮。
朱晦庵《齋居誦經詩》曰：「端居獨無事，聊披釋氏書。暫息塵累牽，超然與道俱。門掩竹林密，禽鳴山雨餘。了此無為法，身心同宴如。」
朱晦庵寄山中僧有云：「箇中有句無人薦，不是諸方五味禪。」晦庵未嘗以禪為諱。
劉克莊題達磨有云：「直以心為佛，西來說最高。始知周孔外，別自有英豪。」
朱晦庵《語錄》云：「達磨一切掃蕩，不立文字，實高妙於義學。」紫陽晚年近道，故有此言。
真西山泉州題句云：「飽食安居樂矣哉，這場春夢幾時回？若還要醒如今醒，莫待藤枯樹倒來。」
張南軒參萬庵顏禪師，豁然有省，乃留偈曰：「聞聲見色只如常，熟察精粗理自彰。脫似虛空藏碧落，曾無少剩一毫芒。」
如如居士《三教詠》云：「硬似綿團軟似鐵，六月炎天一點雪。露柱燈籠笑點頭，啞子得夢向誰說？古來三教強安名，釋迦掩室於磨竭。夫子謂默而識之，老聃謂大辯若訥。直饒剖破作一家，不免落在第二月。」
王荊公《讀維摩偈》云：「身如泡沫亦如風，刀刮香塗共一空。宴坐世間觀此理，維摩雖病有神通。」
王荊公與真淨文、蔣山元為方外友，極嚴憚之。元嘗謂公曰：「公有障道者三，入道者一，更一生兩生，乃純熟耳。」公深服之。
或問程明道：「有鬼神否？」明道曰：「道無，你怎生信？道有，你但去尋討著。」又問張橫渠，渠曰：「自家要有便有，要無便無。」
元城先生曰：「世間事有大於生死者乎？此事獨一味理會，有個見處，則於貴賤禍福輕矣。」
司馬光嘗作《華嚴法堂記》，有云：「佛之為人也，清儉而寡欲，慈惠而愛物，雖草木蟲魚，不敢妄殺。蓋欲與物並生，不相害也。聖人之道，何以異此？」
李綱作詩送琮公往天台，因為序，略曰：「琮師隱居湖巖，絕不至城市，超然拔俗。嘗從長蘆了遊，了居長蘆，聚徒五百餘，道價籍甚。余雖不之識，然聲氣相合。今見琮，益知了之門風孤峻，真楷老兒孫也。」退處天台，琮將浮海訪之，因賦詩贈琮，且簡了公，異時得歸，決須相隨於石橋側，可以握手一笑。末有云：「煩師飛錫過天台，為問了公何事了。」

楊龜山曰：「莊子《逍遙遊》，蓋無入不自得也。《養生主》，蓋行其所無事也。曲譬廣喻，張大其詞，此即禪宗呵佛罵祖之意。」
龜山曰：「為佛者既不讀儒書，儒者又自小，然則道何由明哉？」
張文定公讀《楞嚴》有感，述偈云：「一念在生滅，千機縛有無。神鋒輕舉處，透出走盤珠。」
張魏公參圓悟，有偈云：「教外單傳佛祖機，本來無悟亦無迷。浮雲散盡青天在，日出東方夜落西。」
王子文，諱或，自號照了居士。崇寧間，棄官學佛，往來登封盧氏山中二十年，布衣蔬食，井臼自親，人傳其異。嘗有偈云：「來何遲，去何早，二五不多十不少。一聲杓木遍虛空，誰識堂堂真照了。」
趙黃山《題仙和尚坐脫偈》云：「桶底脫時無一物，機輪轉處有三玄。火中留得一莖草，依舊光明燦大千。」
文文山至南華山，有詩云：「北行近千里，迷復忘西東。行行至南華，忽忽如夢中。物化知風塵，患乃與我同。有形終歸滅，不滅惟真空。笑看曹溪水，門前坐松風。」
晁沖之贈友詩云：「此老絕瀟灑，久參曹洞禪。胸中有丘壑，手裡斲山川。樹小風聲細，巖深日影圓。江湖不歸客，相對一茫然。」
饒德操與友人詩云：「好貧夜窗三十刻，胡床趺坐究幡風。」
陳希賢《坐禪偈》云：「殿古寒爐空，流塵暗金碧。獨坐偶無人，薰得真消息。」
趙東山《題陸子靜贊》云：「儒者曰汝學似禪，佛者曰我法無是，超然獨契本心，以俟聖人百世。」
戴叔倫《守歲詩》云：「無人更獻椒花頌，有客同參柏子禪。已悟化城非樂界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」
貫酸齋，諱雲石，高士也。嘗作《辭世吟》，有云：「洞花幽草結良緣，被我瞞他四十年。今日不留生死相，海天秋月一般圓。」
宋雪巖偈云：「立錐無地未為窮，況有三椽似鶴籠。語如東野肩頭瘦，禪與西來鼻孔同。」
吳草廬《題羅漢圖》有云：「四大假合成幻身，大地山河俱幻境。傀奇磲砢十六尊，得遇世尊為摩頂。諸多伎倆近狡獪，雖未大乘亦機警。有能領取像外意，閉目超然發深省。」
李純甫詩云：「空譯流沙語，難參少室禪。泥牛耕海底，玉犬吠雲邊。仰嶠圓茶夢，曹山放酒顛。書生眼如月，休被衲僧穿。」
屏山李居士嘗謁萬松有得，因閱諸儒《鳴道集》，廢卷嘆曰：「食我園椹，不見好音。」乃為說以辨之，大闡玄風，指歸佛祖。時耶律楚材為之序。

學士宋濂，字景濂，謚文獻，相傳為永明壽後身也。元時隱居，自號幅巾居士。博通內典，撰《護法錄》行於世。
龍溪先生，姓王氏，學以陽明為宗。與法舟濟禪師譚次，溪忽謂濟云：「請師閉口。」濟云：「鼻孔撩天，作麼生閉？」溪云：「多口阿師。」
羅念庵，諱洪先，中狀元，棄家學道。嘗遊天寧佛閣，次唐荊川韻，有云：「高閣春殘始一登，忽亡去住似遊僧。齋鐘已罷鳥初下，江雨欲來雲自蒸。笑指風旛看動息，屢從火宅試飛騰。年來漸解無生法，誰信前身也謝曾。」
包鴻逵解元，潛心禪理，闈中以如切如磋八句命題。公文有「迷中得悟易」，辨「悟後之迷難」二語。主司奇之，拔第一。後仕宦，盡捐祿入流通藏經。(先世瑞溪、心弦兩公，並弘藏典。)
陽明子，姓王氏，諱守仁，其學以良知為宗。嘗有言曰：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用。知善知惡是致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」論者謂與禪為近。
徐愛，字曰仁，弘姚江之學，與龍溪、心齋並譚玄理，著《傳習錄》行於世。
幻寄居士，姓瞿氏，輯《指月錄》行於世，論三玄五位甚晰。
五臺居士，姓陸氏，平湖人。博通內典，多所著述，三學禪士每奔走之。參無趣空禪師，傳斷橋一派。
馮具區會元與龔勉太守遊真如寺，龔指塔云：「瑯琊爪髮再生，莫入定否？」馮云：「是。」龔云：「幾時出定？」馮云：「待彌勒下生。」龔云：「彌勒幾時下生？」馮云：「待瑯琊出定。」乃大笑。
王侍郎嘗語雲棲曰：「夜來老鼠唧唧，說盡一部《華嚴經》。」棲遽問曰：「貓兒突出時如何？」侍郎無語。棲自代云：「走卻法師，留下講案。」
近溪先生，姓羅氏，嘗與壽昌唱和，已而坐脫，弟子輩遽呼之曰：「先生何乃爾耶？」公復起與語，良久化去。
海門先生，姓周氏，辨朱、陸異同，輯《聖學宗傳》一書，學者奉為標準。參散木老人投契。
陶石梁，會稽人，參散木和尚。輯《宗鏡》，具體行於世。著《喃喃錄》。
汪魏美居士舉孝廉，參愚庵老人，二十年不入城市。臨歿作詩曰：「大化無停軌，道術久殊轍。住世守頑形，問途猶未徹。至人本神運，可會不可說。冰泮水還清，雲開月方潔。一旦破樊籠，逍遙從此別。」輾然而逝。

王念西太史，諱肯堂，留心宗乘，博通內典。嘗題紫柏像云：「稽首紫柏大尊者，威光殊盛魔外攝。手中拂子生殺柄，一切龍蛇受賞罰。」又著《綱目》、《準繩》諸書行世，世多宗之。
袁了凡，職方學以慎獨為宗，嘗參雲谷禪師，著功過格、《立命篇》以訓世。

學佛考訓卷八

錢唐俍亭和尚淨挺緝

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訂

慧業

中朝宰相，獨友支公；高座上人，偏留玄度。魚山之響舊矣，竹林之意終焉。

范曄《西域傳》論云：「靈聖之所降集，賢懿之所挺生。神跡跪異，則理絕人區；感驗明顯，則事出天外。漢自楚王英始盛齋戒之祀，桓帝又修華蓋之飾，將微義未譯，而但神明之耶？賢達君子，多愛其法焉。」

曹子建每讀佛經，流連嗟玩。遊魚山，聞有聲哀婉，因作梵讚。今魚山梵，其餘奏也。

支遁與謝太傅、王右軍友善，謝致書有云：「終日戚戚，遲君一來，以晤言消遣之，一日千載也。」(右軍子獻之捨宅為寺。)

道林入滅，戴逵過之曰：「德音未遠，拱木已繁，計神理綿綿，不與氣運俱盡也。」

阮孝緒學佛，嘗依鹿林為精舍，杜絕交遊。任彥升欲訪焉，不敢據進，乃指鹿林謂其兄曰：「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。」著《佛法錄》五千四百卷。

孫綽嘗作《遂初賦》以示道林，林曰：「君何如許？」綽曰：「高情遠志，弟子早已伏膺；然一詠一吟，許將北面。」

許詢澡心學佛，為時所重。簡文帝高其風，每月白風恬，思清言妙，簡文不覺前席，達旦忘倦。(許詢、江淹並捨宅為寺。)

陶弘景，號山中學士，於阿育王塔前受優婆塞戒，隱居華陽。著頌云：「宅無乃生有，在有則還空。靈構不待匠，虛影自成功。」頗擅玄理。

劉勰，字彥和，梁通事舍人也。著《文心雕龍》行於世。大同二年，表求出家，賜法名曰慧地。

王胄述淨名詩云：「毘城有長者，生平宿所尚。復藉大因緣，於焉念實相。水沫本難摩，乾城空有狀。是生非至理，是我皆成妄。求之不可得，誰其受業障。」

梁天監中，諸臣各持八關戒齋，時徐防、孔燾、諸葛嵩、庾肩吾、沈約、王臺卿、李鏡遠並集，分賦四城門詩。一詠生云：「經行林樹下，求道志能堅。既有神通力，振錫乘遠煙。一登四弘誓，至道

莫能先。不貪曠劫壽，無論延促年。」二詠老云：「昔類紅蓮草，自玩綠池邊。今如白花樹，還悲明鏡前。壯心欲何在，餘日乃西遷。清樽不復樂，蓬鬢豈還妍。」三詠病云：「拔劍平四海，橫戈卻萬夫。一朝床枕上，迴轉仰人扶。狀色隨肌減，呻吟與病俱。綺羅雖滿目，愁眉獨向隅。」四詠死云：「誰忍心中愛分為別後思。幾時相握手，嗚咽不能辭。雖言萬里隔，猶有望還期。如何九泉下，更無相見時。」詞旨並妙。

徐陵，字孝穆，稱天上石麒麟者是也。相傳陵後身為天台第六祖。庾子山《送炅法師葬詩》云：「玉匣摧譚柄，懸河落辯鋒。性靈如不滅，神理定何從。」意言警拔。

張說《雜詩》有云：「悟滅心非盡，求虛見後生。應將無住法，修到不成名。」燕公嘗奉詔譯經，語多雋朗。

王摩詰詩云：「植福祠迦葉，求仁笑孔丘。何津不鼓棹，何路不摧輈。念此聞思者，胡為多阻脩。」

王維與弟縉，篤志奉佛，食不葷血，衣不文采。居別墅在輞川，有華子崗、欹湖、竹里館、柳浪、茱萸，泝辛夷塢，與裴迪遊其間，賦詩為樂。喪妻不娶，孤居三十年。母喪，表請以輞川第施為佛寺。

宰相杜鴻漸嘗詣白崖山，與無住禪師問法，妙得禪解。臨歿，用朝服加僧伽黎，剃鬚髮而逝。遺命以沙門禮葬之。

蕭瑀，梁明帝子也。貞觀中入相，嘗欲為僧，已而不果。唐史曰：「蕭梁有功在民，餘祉及其後裔。自瑀逮遘，八葉宰相，名德相望，古未有也。」

元德秀，字紫芝，性至孝，終身不娶。嘗刺血寫佛經，異香芬馥，彌日而息。兄子在襁褓絕乳，德秀自乳之，數日涌流。家貧，或日一爨，鼓琴以自娛。房琯嘗云：「見紫芝眉宇，名利之心頓盡。」

劉禹錫《題白樂天家居詩》有云：「五月長齋戒，深居絕送迎。不離通德里，便是法王城。舉目皆僧事，全家少俗情。精修無上道，結念未來生。賓閣緇衣占，書堂信鼓鳴。戲童為塔像，啼鳥學經聲。蟲網籠歌扇，流塵暗酒鐺。不知何處道，作佛幾時成。」白傅荅云：「賓客懶逢迎，翛然池館清。簷閑空燕語，林靜未蟬鳴。葷血還休食，杯觴亦罷傾。三春多放逸，五月暫修行。香印朝炯細，紗燈夕焰明。交游諸長老，師事古先生。禪後心彌寂，齋來體更輕。不唯忘肉味，兼擬減風情。蒙以聲聞待，唯將戲論爭。虛空若有佛，靈運恐先成。」

李白詩云：「澄慮觀此身，因得通寂照。朗悟前後際，始知金僊妙。幸逢禪居人，酌玉坐相召。清風生虛空，明月見譚笑。」

杜少陵詩云：「遲暮身何待，登臨意惘然。誰能解金印，蕭灑共安禪。」
李白《東林詩》云：「我尋青蓮宅，獨往謝城闕。霜清東林鐘，水白虎谿月。天香生虛空，天樂鳴不歇。宴坐寂不動，大千入毫髮。湛然冥真心，曠劫斷出沒。」
柳宗元詩云：「汲井漱寒齒，清心拂塵服。閒持貝葉書，步出東齋讀。真源了無取，妄跡世所逐。遺言冀可冥，繕性何由熟。」
孟東野詩云：「古樹少枝葉，真僧亦相依。山水自曲直，道人無是非。手持維摩偈，心向居士歸。空景忽開霽，雪花猶在衣。洗然水溪晝，寒物生光輝。」
許渾詩云：「開門新樹綠，登閣舊山青。遙想論禪處，松陰水一瓶。」
岑參《禮鄭和尚詩》云：「暫詣高僧話，來尋野寺孤。岸花藏水碓，谿木映風爐。頂上巢新鵲，衣中帶舊珠。譚禪未得去，輟棹見踟躕。」可謂心乎愛矣。
元結詩云：「洞旁山僧皆學禪，無求無欲亦忘年。欲問其心不能問，我到山中得無悶。」
劉長卿《聆梵唄詩》有云：「靜分巖響荅，散逐海潮還。幸得風吹去，隨人到世間。」
高適《聽講金剛經詩》云：「了義同建瓴，梵法若吹籟。深知億劫苦，善喻恒沙大。捨施割肌膚，攀援云親愛。心持佛印久，剽刮魔軍退。」
胡宏《讀禪要法詩》有云：「天王如來現千世，文殊思住問法義。便遭貶向鐵圍山，須臾復攝文殊至。文殊拜起依位住，問我此謫坐何過？佛言汝自墮艱難，故起現行為不可。佛邊女子名離意，端然入定方七歲。又問何以不逐之？佛言此女久無意。女以無意遂獲免，十方來眾何不遣？如來自在神足禪，有意測之近成遠。」
黃魯直好作艷詞，及參黃龍，輒悟無隱之旨。
蘇子瞻薦亡父母，嘗為彌陀作頌，有云：「佛以大圓覺，充滿河沙界。我以顛倒想，出沒生死中。云何以一念，得往生淨土？我造無始業，本從一念生。既從一念生，還從一念滅。生滅滅盡處，則我與佛同。如投水海中，如風中鼓橐。雖有大聖智，亦不能分別。願我先父母，與一切眾生。在處為西方，所過皆極樂。人人無量壽，無往亦無來。」
秦少遊《次辨才法師原韻詩》有云：「尚有眾生未成佛，肯超欲界入諸禪。」少遊不耑為綺語。
文與可《寄開元澤上人詩》云：「澤師瘦健如老鶴，壞衲幾尺披左肩。手持數珠讀梵筴，不肯出院求齋錢。我亦生平苦如此，但恨尚

有區中緣。何時相對月明下，坐徹清影譚幽禪。」澤師種竹，與可畫竹，固有同好也。
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，卒於淮陽軍。先一月，焚其所好書畫奇物，預置一棺，坐臥其中。及期，遍請群寮，舉拂示眾曰：「眾香國中來，眾香國中去。」合掌而逝。
貢南湖《送無學禪師歸江南詩》有云：「拈花消息悟靈峰，新賜袈裟染茜紅。貝葉有書馱白馬，葛藤無語問黃龍。」
陸放翁詩云：「匆匆過三十，夢境日已蹙。誰知嘆亡羊，但有喜得鹿。本來亦何面，認此逆旅屋。逢人吹布毛，出世不忍獨。」
白玉蟬詩云：「已把功名等風絮，鶴氅星冠懶成趣。谷口人尋虎跡來，林間庵在猿啼處。好向青山白雲中，參取翠竹黃花句。道人珍重老維摩，明日千峰萬峰去。」
裘竹齋詩云：「試為眾生破一塵，出經為筏度滄溟。待渠到岸無驚畏，復破微塵納此經。」
楊用修博學無不窺，嘗讀《洞山廣錄》，惜不傳於世。
李滄溟詩云：「佛土秋逾淨，花臺夜復香。一燈醒夢幻，孤磬散清涼。月上梵輪滿，湖開天鏡光。新詩分妙偈，病客對空王。」
王元美嘗云：「赫連勃勃畫佛於背，迫僧禮拜，為雷震死。魏太武誅僧毀寺，見弒人手。周武帝除佛法，次年晏駕，子夭國亡。唐武宗去塔寺，亦崩，無子。宋徽宗改佛為金仙，約僧留髮，尋有播遷之禍。吁，可畏已！」
屠緯真，諱隆，字赤水，著《娑羅園清語》行於世。
鍾伯敬，諱惺，楚人也。能詩文，習佛乘，有《楞嚴如說》行於世。(嘗與楊中丞鶴過德善山，偶閱舊碑，載德山鑒禪師譜牒出天皇、石頭甚悉，伯敬作詩紀其事。)
李贄，字卓吾，著藏書焚書，與黃蘗和尚妙譚禪理。
倪文正公有家傳泥金《法華經》，親為之跋，略云：「黃金作字，古錦為裝，右軍神助之書，長庚通靈之畫，溯所由來，非一夕矣。文皇帝傳自民間，純皇帝頒之戚里，先君遊宦京師，獲茲異寶。余兄弟負薪執雉，實感靈奇，威王餘勣，非虛語也。」宋呂許公曰：「子孫不信三寶者，願勿生我家。是用星列，以貽永久。」公諱元璐，仕兵部尚書，崇禎間殉節。
徐忠懿公《禮佛詩》有云：「擬從方外學逃禪，雨雨風風一棹偏。海氣迸衣寒五月，龍涎襄寺濕諸天。危磯樹裏鷗情遠，幽夢燈殘鴈影聯。久點朝班愧前哲，好將白法問南泉。」公諱石麒，以吏部尚書殉節。(公先世為宋翰林，尚主兄弟三人並殉節，家世奉佛。再傳臧，字子扎，號日覺居士，配劉將軍錡女，負鹿門之志，以禪悅老焉。)

祁忠敏公，家世學佛，捨宅為寺，兄弟並從愚庵老人大弘西來之教。公諱彪佳，以大中丞殉節。

學佛考訓卷九

錢唐俍亭和尚淨挺緝

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訂

玉卮

高譚名理，崇尚虛無，比諸樂廣之徒，竟為裴頠所誚。然人生正有餘閒，況齊諧不妨志怪。

《梵志詩》云：「皇天未生我，冥冥無所知。皇天既生我，生我亦何為。無衣使我寒，無食使我饑。還天初生我，還我未生時。」

支遁《詠懷詩》云：「蕭蕭柱下迴，寂寂蒙邑虛。廓矣千載事，消液歸空無。無矣復何傷，萬殊歸一塗。道會貴冥想，妄象掇玄珠。」

支遁嘗寓書法潛，求買勝地結廬。荅曰：「欲求當給，不聞巢、由買山而隱。」

支道林投跡剡山，於沃洲卜嶺立寺行道。有遺以馬者，畜之，曰：「吾賞其神駿耳。」有遺以鶴者，縱之，曰：「沖天之物，豈耳目近玩哉！」人以為達。

阮嗣宗詩云：「自然有成理，生死道無常。智巧萬端出，大要不易方。」

嵇中散詩云：「位高勢重禍基，美色伐性不疑。厚味腊毒難治，如何貪人不思？」

陸士衡詩云：「澄神玄漠流，棲心太素域。弭節欣高視，俟我大夢覺。」

庾僧淵詩云：「胡不絕我欲，反宗歸無生。達觀均有無，蟬蛻豁朗明。」

陶淵明《神釋詩》有云：「甚念傷吾生，正宜委運去。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」

劉勰《新論》云：「水性宜冷，而有華陽之溫泉；火性宜熱，而有蕭丘之寒燄。」按蕭丘在海中，有自生火，春起秋滅，著木不焚，故云。

江總《遊西霞詩》有云：「敬仰高人德，抗志塵物表。三空豁已悟，萬有一何小。始從情所寄，冥期諒不少。平生忘是非，朽謝豈矜矯。」

常建詩云：「牧馬古道旁，道旁多古墓。蕭條愁殺人，蟬鳴白楊樹。回頭望京邑，合沓生塵霧。」

宋之問詩云：「空山惟習靜，中夜寂無喧。說法初聞鳥，看心欲定猿。」
綦母潛詩云：「白月傳心靜，青蓮喻法微。天花落不盡，處處鳥啣飛。」
韋蘇州詩云：「釋子喜相偶，幽林俱避喧。安居同僧夏，清夜諷道言。對閣景怕宴，步庭陰始繁。逍遙無一事，松風入南軒。」
孟浩然詩云：「鹿門月照開煙樹，忽到龐公棲隱處。巖扉松徑長寂寥，惟有幽人夜來去。」
韓翃詩云：「披衣聞客至，關鎖此時開。鳴磬夕陽盡，捲簾秋色來。名香連竹徑，清梵出花臺。身在心無住，他方到幾回。」
釋齊己嘗有詩曰：「莫把毛生刺，徂徊謁李膺。須防知佛者，解笑愛名僧。」聞者足戒。
寒山詩有云：「重巖我卜 居，鳥道絕人跡。庭際何所有，白雲抱幽石。住茲凡幾年，屢見春冬易。寄語鐘鼎家，虛名定何益。」
拾得詩有云：「悠悠塵裏人，常樂塵中趣。我見塵中人，心多生憫顧。何哉憫此流，念彼塵中苦。」
亡名釋嘗有詩云：「先去非長別，後來非久親。新墳將舊塚，相次似魚鱗。茂陵誰辨漢，驪山詎識秦。千年與昨日，一種併成塵。定知今世上，還是昔時人。焉能取他骨，復持埋我身。」語甚超詣。
周釋詩云：「可患身為患，生將憂共生。心神怕獨苦，寵辱橫相驚。朝光非久照，夜燭幾時明。終成一聚土，強覓千年名。」
護國禪師歸山作有云：「諠靜各有路，偶隨心所安。縱然好朝市，終不忘林巒。四皓將拂衣，二疏能挂冠。窗前隱逸傳，每日三時看。靳尚那可論，屈原亦可歎。至今黃泉下，名及青雲端。松牖見初月，花間禮古壇。何處論心懷，世上空漫漫。」
蘇子瞻詩云：「欲識當年杜伯升，飄然雲水一孤僧。若教頫首隨韁鎖，料得如今似我能。」伯升，名暹，成都人。中進士後出家，往來吳越中，頗擅名理。
宋子虛詩云：「雪頂霜眉齒半稀，跏趺苔石看雲歸。山童掃葉鶴飛起，狼藉松花滿衲衣。」
李彌遜《訪真歇禪師詩》云：「紅塵白髮不相投，來就僧房借板頭。大士法中龍象賁，老翁心外水雲浮。長蘆江靜千山月，枯木巖寒一葉秋。別後相逢重著語，牧童橫笛倒騎牛。」時真歇住雪峰，遠近皈仰。
方千詩云：「原上桑柘瘦，再來還見貧。滄洲幾年隱，白髮一朝新。敗葉平空塹，殘陽滿近鄰。閒言說知己，半是學禪人。」情詞澹逸。

謝皋羽《宿雪竇詩》有云：「竇分滄海月，禪入沃洲歌。此地精靈聚，中宵弄薜蘿。」亦復領略不淺。
淨因臻禪師嘗使文與可畫竹於壁，曰：「使人見之，心自清涼。此君蓋助我說法也。」王晉卿訪法雲秀，值秀他出，因掃墨竹於壁，秀不懌，輒去之。二公不同如此。
唐方士邢和璞與房琯遊至夏口，璞钁於古松下，得婁師德像，謂琯曰：「能憶此乎？」琯忽憶前身為永禪師也。永字師德。
韋皋初生，有異僧見之曰：「此諸葛武侯後身也，宜字之武。」言訖，忽不見。其後皋果仕蜀，有美政。
張方平游瑯琊，忽悟前身為知藏僧書《楞伽》未終，乃續書之，筆蹟宛然，因號二生經。方平，字道安。
沙門圓澤與李源友善，偶相率遊峨嵋，舟次荊州南浦，見錦襠婦人負嬰而汲。澤曰：「婦孕三年矣，遲我為子。三日浴兒，願公臨顧，一笑為信。後十三年，當於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耳。」至暮而澤亡。婦乳三日，源往見之，兒果一笑。源尋返雒。後十三年，自雒之吳，於西山葛洪井耕，見牧童扣角而歌。源曰：「澤公健否？」荅曰：「李君信士也。」有「吳越江山尋已遍，卻回煙棹上瞿塘」之句。今傳三生石本此。
海印信禪師，受供於防禦使宋氏，再生為防禦女。時圓照本住瑞光，懸知其事，往訪之。甫月餘，一見便笑。本曰：「海印錯也。」女哭數聲而絕。
子瞻有子，生四歲，不能步履，見辨才法師，為摩頂，行步如飛。子瞻作詩紀其事，詩曰：「我有長頭兒，角頰峙犀玉。四歲不能行，抱負煩背腹。師來為摩頂，起走趁奔鹿。乃知戒律中，妙用謝羈束。何必言法華，佯狂啖魚肉。」
日本國王子，七歲悟佛法，於菩提寺講經，感天雨華。
梁太學博士江泌女，八歲閉目靜坐，誦出眾經，闇與古合。
顏魯公既歿，髮長數尺，金色，指爪出於手背。
天寶初，有老僧九十餘，自言徐敬業也，已證第四果。
永徽中，龍懷僧曇相入寂，語人曰：「七年後，當覓我廣漢王氏家，行復歸此。」後七年，弟子往求，果符夙記。
理宗朝，封弟竑為濟王，將嗣大統，已而無罪被殺。德祐二年，太后夢濟王介胄入曰：「吾且將兵由獨松滅汝社稷矣。」及元兵侵宋，果由獨松關入。有黃頭先鋒者，酷類濟王，固知其為再世也。
元順帝，本宋少帝子也。少帝既老，住沙漠，有貴人者憐之，予一回回女，有娠。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，生一子。明宗感異徵，奪為太子。文宗嘗謂學士虞集曰：「太子非明宗子也。」後竟嗣位為順帝，亡元。

夏侯太初為司馬景王所殺，族人祭之，見太初來座，脫頭置座旁，悉取飲食納頸中，還置頭其上，為言曰：「已得訴於上帝，奪司馬之嗣矣。」既而果應。
孫策既殺于吉，偶對鏡，見吉在鏡中，顧則無之，因撲鏡大叫，須臾而死。
貞元中，鹽官戴文家富性貪。後死，鄰家生一黑犢，脅下白毛，字曰「戴文」，呼之輒應。
劉禹錫嘉話載：畫工解奉先，私人貲入己，佯誓曰：「若爾，當為牛報。」後死，果為人家一犢，背有文，作「解奉先」字。
洪武乙酉，杭州三茅觀雷擊白蜈蚣，長尺餘，有紅色楷書「秦白起」三字。
陸允成家烹雞，雞背宛然「李林甫」三字。
萬曆丙子，杭人屠豬，腹下有丹書五字曰「秦檜十世身」，京口鄔汝翼親見。
葉文鳳，溫陵人，登進士第，調官天台簿。遇生於旅邸，假寐，夢人請食麻餈。既覺，聞鄰居老嫗號哭，問之，曰：「忘兒忌目，作麻餈祭享感泣耳。」文鳳問其所業，曰：「業詩。」命取其舊業視，乃與葉及第文一字無異。因拜嫗為母，奉之別所。
宋徽宗前身，江南李後主也。神祖見江南秘閣李主像，嘆其人物俊雅。而徽宗生時，夢李主來謁，故其風流文采，與李主較近。及北狩女直，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，何報之速也。高宗於韋后生時，徽宗夢錢王乞還兩浙，夢覺，與韋后言之，而后夢亦同。建炎渡，錢唐建都百有餘載，乞兩浙之應矣。
幹離不陷汴京，狀貌酷似藝祖；伯顏下臨安，形容似周世宗。人疑以為再世。
唐開元末，上蔡南李村百姓李簡癇病卒。瘞後十餘日，有汝陽百姓張弘義亦同病死，經宿卻活，不復問父母妻子，且言：「我是李簡，家居上蔡，父名亮。」徑入亮家，蓋借屍復活也。
顧況暮年有一子，字非熊，暴亡，況哀悼不勝，乃作詩曰：「老年喪愛子，日暮泣成血。老人年七十，不作多時別。」非熊冥間聞之，以情告冥官，冥官憫之，卻令再生況家，二歲能言，憶在冥聞父苦吟求再生事，猶歷歷。
韓滉有吏作陰官，滉疑之，謂明旦某當何食？吏乞疏於紙以驗。及旦應詔，適大官進糕糜一器，上以半賜公，公食過飽，歸第，醫者進橘皮湯，至夜但飲漿水。俄憶吏言，取疏觀之，果信。
韓擒虎將歿，有甲士直入叩頭，呼閻羅天子。左右曰：「誰？」甲士曰：「迎相公蒞任。」已忽不見。其子惡之，擒虎曰：「生為上柱國，死作閻羅王，不亦可乎？」無疾而逝。

錢唐陸培官，大行殉節。有沈生入冥見之，冠佩殊異。
天寶中，雅禪師於東都建蘭若，庭多古桐。一日，桐始華，有蜂作聲，如人吟詠。諦視之，具體人也。師網獲其人，寘紗籠中。經月，忽其類數百積於籠外，語聲甚細，亦不懼人。師隱而聽之，有曰：「孔昇君為君筮不祥，君頗記否？」有曰：「君已除死籍，又何懼焉？」有曰：「叱叱，予與青桐君奕，勝琅玕紙十幅。」師舉籠放之。次日，有人長三尺，狀如天女，詣師謝云：「是三清上仙也。」其事頗異。
崖州海外有鬼哭灘，極怪異。舟至，則百千鬼卒沒頭隻手，獨足短項，互相爭趨。舟人以米飯投之，輒止。
晉僧朗住金榆山，及卒，所乘驢化為金相。僧朗嘗語人曰：「金驢鳴，天下平。」
廣陵龍口寺僧於水潭獲小盆，投少銀穀，經夕充牣，取其所得，廣為營建。後擲於潭，化為金鴈而去。
普光寺僧明解，姓姚氏，頗聰慧，彈琴賦詩，工書法，善畫，兼飲酒，喜交士大夫，馳情俗網。已而射策升第，竟歸俗，尋卒。龍朔三年，畫工張生者，夢解來乞為寫經懺罪，執手慇懃，賦詩言別。張寤，猶憶之，詩曰：「握手不能別，撫膺還自傷。痛矣時陰短，悲哉泉路長。松林驚野吹，荒隧落寒霜。言離何以贈，留心內典章。」張素不識字，倩人錄之如此。
姚少師名廣孝，字道衍，以僧從燕王，為靖難之役，著《道餘錄》行世。先是，相士袁珙一見衍，謂曰：「劉秉忠之屬也。」秉忠字仲誨，本為僧，仕元，署光祿大夫，領中書省。
天界僧戒洲，每涉世緣，不耑戒律。高皇諭之曰：「爾本清蟬，入霄漢，麗天風，飲高露，甚善。乃故低飛，掠殘花，啖味甚於蛙蟻蝶乎？」洲慚悚。

學佛考訓卷十

錢唐俍亭和尚淨挺緝

秀州息波道人成源訂

稗乘

玄圃積玉，安石碎金，在劉生七略之餘，置茂先十乘之外，義有取乎毘曇，事或殊於左道。

秦穆公時，獲一石佛，公不識，問由余。由余曰：「穆王時，有化人來此國，或云是佛，嘗於終南山造中天臺奉之，非此像耶？」穆公於是築臺，名高世臺，安置石像。

秦皇二十九年，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，皇惡其異，置之獄。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，始皇大懼，具禮遣還。

牟子云：「堯事尹壽，舜事務成，旦學呂望，丘學老[日*冉]。四師雖聖，比之於佛，猶白鹿之與麒麟，燕鳥之與鳳凰也。」牟子生東漢初平中，著《理惑》三十七篇，梁僧佑律師載之《宏明集》。

漢武帝嘗得劫灰，人不之識，問東方朔，朔乃識之。按《梵誌》云：「劫石廣長各八萬四千由旬，歷五百年，有天人下來，以六銖衣袖拂石一下，更五百年再一拂，拂盡此石為一劫，劫壞成灰，故名劫灰。」

《漢武故事》，昆邪王殺休屠王，以其眾來降，得金神長丈六，置之甘泉宮，其祭不用牛羊，惟焚香作拜而已。金神蓋郎像教也。

漢武帝嘗遣使張騫入西域，聞釋氏之說，心嚮往之，惜莫能致。

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氐王使，口傳佛經一卷。浮屠之說自此始。其人名復豆云。

劉向《列仙傳》云：「百家之中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，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，故撰記者七十。」

永初間，疏勒國獻佛袈裟，長二丈。帝曰：「審是佛衣，必有靈異。」因置猛火上試之，經日不壞。

大同五年，扶南獻佛髮，長一丈二尺，詔沙門雲寶往迎之。

大同中，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塔，出佛舍利及爪髮。髮紺青色，長短無定，旋曲如蠡。

武德中，娑羅僧進佛齒，所擊輒碎，堅如金剛。士女往觀，羅拜盡敬。

陸士衡文：「如玄圃積玉，無非夜光。」按玄圃山，郎崑崙山也。《十洲記》曰：「山有三角，正北為閬風嶺，正西為玄圃臺，正東

為崑崙宮，廣三百六十億萬里，七寶宮殿。」
《西域記》云：「月生至滿，謂之白月；月虧至晦，謂之黑月。中國以月晦為一月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，中邊不同也。」
梁四公傳云：「西海中有島，島上有大林，林皆寶樹，中有萬餘家，其人能造寶器，所謂佛林國也。島西北有坑，盤掏深千餘尺，傳言是色界天王之寶藏也。」
王玄策《西國傳》云：「泥婆羅國西南至頗羅渡村，東有水火池，火焰從水中出，以水沃之轉熾。漢使曾於池架釜炊飯，尋熟。大海中有火出，逾信也。」
《廣異記》云：「天后時，西域獻毘婁博義天王下頷骨及辟支佛舌，頷大如胡床，舌青蓮色。」
《昨夢錄》云：「滑臺南一二里，沙上有浮圖，中安佛髮，長及二丈有奇，拳為巨螺，其大如容數升物器，非赤、非青、非綠，根大於人指，使兩人對牽之，人自其中往來無礙。」又僧伽云：「佛髮青紺如藕絲莖。」
西域有七枝秀草，若羅漢生，則此草生。第三祖商那和修摩尊者生時，九枝秀草應時而育。
《玄奘傳》云：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，周尺二寸，佛髑髏如荷葉盤。」《伽藍記》云：「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，方圓四寸，黃白色，下有孔，受人手指，閃然如仰蜂窠。」蓋佛滅度時，頂骨四牙不壞，故至今有存者。
王勃《益州善寂寺碑》云：「握仁王之寶鏡，日月舍光；驅梵帝之金輪，雷霆靜祲。蓋中國者，三千日月，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。」
《慈恩經》云：「輪王威定諸方，亦有差別。鐵輪奮戈始定，銅輪奮威乃服，銀輪遣使方降，金輪望風順化。優曇花三千年一現，現則金輪王出世。」
玄奘法師入西域，至罽賓、大林等國，通三藏學。後與胡商八十餘人渡殑伽河，至毘婆沙國。彼俗以人祀天，裝與諸商被執，以裝風度特異，將戮以祭。俄大風作，塵沙漲天，晝日晦暝。彼眾驚懼，以裝為聖人，遂釋之。後復至中天竺，入王舍城，採大乘秘典，得青象名馬馱經而還。
玄奘法師往西域取經，手摩靈巖寺松枝曰：「吾西去求佛教，汝可西長，吾歸即東向。」既去，其枝年年西指。忽一年東向，弟子曰：「教主歸矣。」果還，因謂之摩頂松。
《僊傳拾遺》云：「五臺山五峰之巔，皆有奇寶以鎮其巔。東峰則有離岳火珠，西峰則有麗農瑤室，南峰則有洞光珠樹，北峰則有玉澗瓊芝，中峰有自明之金、環光之璧。每眾寶交光，炤灼巖嶺，春曉秋旦，氣嘗屬天，燦爛雲表。」(文殊化騎牛老人出現其處。)

雞足僧小沉與二僧乞食，問：「識何法？」對曰：「能使死者生極東界。」或請入棺試之，及啟棺，則竟死矣。有頃，遂甦，曰：「我生在七寶宮殿中，何復來此耶？」人始驚服。他日，沉叩迦葉門，門訇然中開，隱身而入。二人追呼，門則閉矣，固知小沉為迦葉化身也。

南詔張子辰習天竺法，詔問修建有何功德，辰乃坐露地，前置一缽。頃之，有水晶觀音自缽中乘雲升空而去。

司馬承禎腦中有小兒誦經，聲玲玲如振玉，額如錢，照射一席。

唐釋慧琳供養塑像，忽生鬚三十六莖，人以為異。

太康中，竹林寺尼淨簡見天女持五色花自空中來，尼遂騰身直上。

宋元嘉中，那跋摩住祇洹寺，奄化。眾見一物如龍，直上空中。

楚中鴉葬婆，誦《金剛經》，立化，群鴉啣土而葬。

天寶中，西番康居等三國圍涼州，帝請不空祈陰兵往救。有介冑神至，帝問何神，空曰：「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。」既而西涼奏報，城東北雲霧間神兵影現，鼓角凌雲，西番遁去。因敕諸道城樓置天王像。

咸亨二年，長安法海寺僧英，見一異人，自稱弟子，謂之曰：「吳僧義濟，藏有水陸儀文，願師往求，來月修設。苟釋[猎-比+升]牢，敢不知報。」英遂詣義濟，果得儀文，如法修設。次日曛暮，復見異人來謝曰：「弟子秦莊襄王也。」因指其屬十數輩云：「此范雎，此穰侯，此白起，此王翦，此陳軫，此張儀，各坐本罪，幽囚陰府，大夜冥冥，無能救護。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，前代紂王之臣，皆免所苦。弟子爾時亦得暫息，然以獄情未決，不便出離。今蒙設齋，此徒與列侯眾等，皆乘善力，將生人間。念世異國殊，故來相謝耳。」言訖不見。

武帝嘗假誌公神力，見地獄諸相，問：「何以止之？」誌公曰：「惟聞鐘聲，其苦暫息。」

稠禪師方造寺，諸方施木數千。師咒之，諸木起空中，自相搏擊，聲若雷霆，鬥觸摧折，紛繽如雨。

鄧州一僧名隱慧，日食二鳩。或笑之，師張口，鳩從口出，一能行，一匍匐在地。

孝建中，僧法朗多異跡，能戶籥中入(後往龜茲國，焚骸湧空而去)。

東魏天平中，定州民孫敬德奉觀音甚虔，後為賊橫引誣伏。將赴市曹，夢僧教誦《觀音經》凡十句，誦之臨刑，刀三折。有司具狀聞，丞相高歡審實，表請免死，所傳《高王觀音經》是也。

元豐三年，使臣王舜封往三韓，抵補怛洛伽山，黑風驟起，龜負舟，大士現相得免。表聞，移建寺於梅岑，賜額寶陀，紀靈異也。

先是，唐宣宗大中間，有天竺僧至洞中，親見大士，與說法要。後梁貞明始建寺云。
智者大師嘗夢登高山，見一僧以手招引。及至天台，定光出迎曰：「憶昨相見否？」師大驚異，因創庵居之。後歸寂石城，果如夢感。
晉蘇峻劫成帝幸石頭，京城宮室悉皆煨燼，獨太寧殿壁明帝手畫佛像，屹然不壞。
張僧繇善畫，有所畫地藏菩薩像，在益州法聚寺。一日忽放光，於是展轉圖寫，光明轉盛。時麟德二年也。
劍州古延福寺，有千年樹一株，甚巨。二白羊往來其下，近之則不見。
有僧誦《華嚴經》，忽一紫兔自至，馴服不去，隨僧起坐，惟食菊飲清泉而已。
熙寧中，李賓知潤州，園中菜花悉作荷花，中各有佛形如雕刻。
香闍黎止益州青城寺。三月三日，諸檀越所奉酒食，隨得隨盡，若填巨壑。及晚，臨坑大吐，雉羊等肉自口出，郎能飛走，瀉酒滿坑，魚鶩交錯。
經云：「佛為郁伽長者荒醉之人而說佛法，即離酒失得佛法要。」
淵明嗜酒，嘗坐籃輿過遠公，世因傳遠公[酉*右]酒，誤也。(陶淵明著《搜神錄》，載佛靈跡，不同干寶所記。)
宋熙寧中，京輔旱，神宗齋禱甚力。夜夢一僧馳馬空中，口吐雲霧，已而大雨。使以像求之，固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者也。參政作詩為賀，有「仙驥乘雲穿仗下，佛花吹雨匝天流」之句。
南城縣有石壁出泉，如乳泡沫，皆成佛面，因名佛面泉。
天竺人尸羅有道術，嘗於指端出浮屠一層，高三尺，諸神仙張旛蓋繞塔而行，長不過五六分，皆唱梵唄。
景龍中，瀛州進一女子，身上皆起浮屠塔廟及諸佛形像。
唐太宗時，北斗七星皆化為僧，遨遊西市。
《輿地志》云：「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神芝仙藥，周太子晉學道上仙處也。故達磨面壁在焉，祖道相傳不絕。」
瓦屋山嘗現辟支佛及普賢瑞相，夜有神燈。
宣和中，李伯源自廣南還楚，攜有琉璃瓶，貯佛舍利。道由江上，龍神乞之，示以兆。伯源乃跪船舷，以瓶下投，水忽開裂，觀見其間神鬼百怪，寶幢羽蓋，迎導甚眾，而不霑濕，一人拱手上承。舍利既下，水即隨合，舟柁輕颺，轉首之間，行百里矣。
呂相國端奉使高麗，過海祝曰：「回目無虞，當以金書《摩詰經》為謝。」比回，風濤輒作，遂取經沉之。聞絲竹之聲起於舟下，音韻清越，非人間比。

宣和間，泗州僧伽大士忽見於大明堂頂雲龍之上，凝立空中，風飄飄然吹衣而動，傍侍惠岸木又皆在焉。萬眾咸睹，迨夕而沒。
洪武初，武林翁祥卿得一圓石，大可六七寸，上現觀音大士，莊嚴寶相，坐寶蓮花，善財童子合爪侍側，學士宋濂曾為之贊。
馬郎婦者，元和中，見陝右美姿容，人爭為偶。女曰：「三日誦《法華》七卷乃可耳。」馬氏子能之，女以身許。至期，復謂曰：「體中不佳，俟稍安相見。」客未散，已化去矣。越數日，有老僧杖錫至女所，撥之不見，惟黃金骨存焉。且曰：「觀音大士垂方便化汝耳。」言訖，飛空而去。
陳玄祐《離魂記》云：「清河張鎰女倩娘，許配王宙。後有賓僚來求，張欲改許。女聞鬱抑，宙亦深恚，托他事赴京。日暮，上船數里，聞岸上行聲甚速，問之，乃倩娘也。宙驚喜，匿之於船，連夜遁去。倍道至蜀，凡五年，生兩子。後忽思父母，與婿俱歸。婿先至鎰家，首謝其事。鎰曰：『倩娘久病深閨數年，何有此事？』婿曰：『見在舟中。』鎰大驚，使人驗之，果信。室中女聞，笑而不語，起飾粧更衣，出與相迎，翕然合為一體，衣裳皆重。」今所傳倩女離魂是也。五祖室中，嘗舉此以驗學者。
《宗鏡錄》云：「有僧坐禪，見一人擎一屍來，云：『何故殺我？』阿母心知是魔，取斧斫之，須臾，覺股上濕，乃見血流，蓋自斫其股也。又一僧坐禪，見一豬，心知是魔，以手拽豬鼻，叫火來，及攜火至，乃自拽其鼻耳。」
趙州投子有侯白、侯黑語，解者曰：「侯白名君素，隋人，見知楊素，滑稽雄辯之才也。所著有《旌異記》。」侯白、侯黑，猶李白、李赤也。李赤亦唐人，效李白為詩，甚不類。(或作猴白、猴黑，或作候白、候黑。)
隋李知章能辯論，令人結舌，號斷舌才。又賀若弼，父敦冤死，臨刑呼弼曰：「吾以舌死，子其慎之。」洞山正中來頌謂此。
宗泐嘗奉命西域取經，一月而返。上怪其速，問之。泐曰：「比至玉門關，見一老僧騎白驢，以經授臣，并以文一紙寄上。臣馬行數步，不覺至此。」上取經及文驗之，乃國初時御製祭寶誌公文也。上益嘆异。
永隆，吳中神僧也。洪武中，下度僧之令。有冒 請者，上怒將刑。隆請焚身以代，上允之。隆乃秉炬自焚，骸骨不倒。異香逼人，群鶴旋舞。
雪庵和尚，靖難後落髮為僧，率其徒數十人，[日*斥]夕誦經山中，人謂且誦佛經，不知其誦《易》乾卦也。又好觀《楚詞》，時棹舟中流，朗誦一葉，輒投一葉於水，投已輒哭，哭已又讀，終卷乃已。工於為文，有詩若干首傳於世。與河西傭、補鍋匠、東湖樵

夫避姓名終隱。或曰雪庵諱暨，即松陽葉希賢也。建文時官御史臺，屢疏言兵事，多所表見。

(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本年坊貲刻。

計字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九箇。

該銀一十八兩九錢伍分。

康熙十年六月　　日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